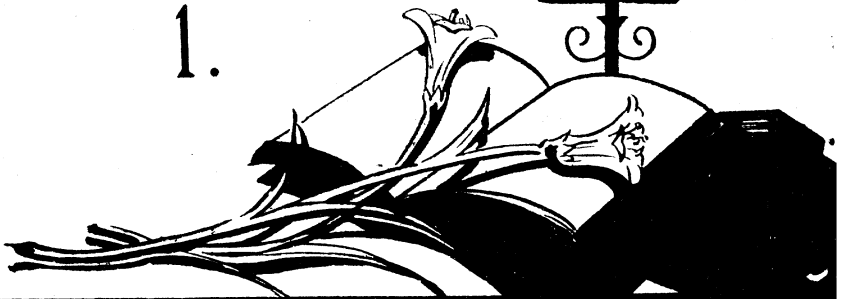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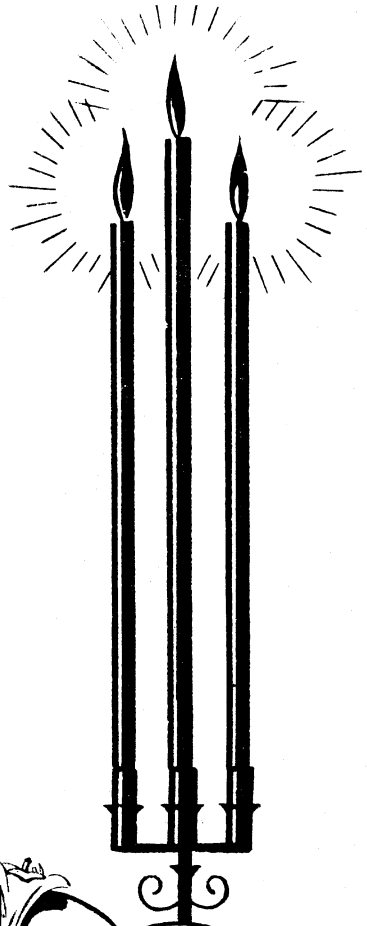


紅色的 百合花

1.



王昌社編著

紅色的百合花

第一卷

真理學會出版

Series Vitarum Martyrum Sinensium

Vol. I.

Beatus Joseph Tsang.

Beati Hieronymus Lo - Laurentius Wang - Agatha Lin.

Auct. A. Launey - Transl. C. Wang.

Chinese Martyrs Series.

Vol. I.

Bl. Joseph Tsang

Bl. Jerome Lo - Lawrence Wang - Agatha Lin.

Adapted from the French text

of Rev. Fr. A. Launey

by C. Wang (王昌社)

Nihil Obstat.

Sac. L. Fung.

Imprimatur

H. Valtorta

Vic. Apost.

No. T - 1.

~~~~~

**CATHOLIG TRUTH SOCIETY**

**16 Caine Road**

**HONGKONG.**

# 紅色的百合花

——中國致命眞福傳

## 第一卷

#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眞福若瑟張大鵬傳 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眞福日羅尼莫盧廷美老楞佐王賓亞加大林貞女合傳 | 一四 |

# 真福若瑟張大鵬傳

一八一五年（清嘉慶二十年）三月十二日致命於貴州省會

真福張大鵬字程萬，一七五四年（清乾隆九年）生於貴州都勻府的教外人家。父母的名字已失傳。他有兩個胞弟，一個叫大魁，一個叫大學。他從小聰明，做人又很正直，所以很受人尊敬；一開了明悟，便富有思想，要尋求真知識，因此，到了二十歲，就信奉清水教。清水教禁吃獸肉和葷油，他對這條戒律，守得非常認真。不久，他又信奉了道教，專心學道。到了四十歲，他搬到省城貴陽，和一個姓王的合夥經營絲業，做他的經理人。這姓王的雖然很有錢，却嫌沒有功名，未免美中不足，便命他的長子王正到北京去應鄉試。王正中中了舉人，更蒙天主特恩，賜他得聞聖道，因此出暗入明，於一七九六年在北京領洗，取名沙勿略，信奉了天主正教。他帶了許多教理書籍回到貴陽，勸化許多青年棄邪歸正。他見父親的掌櫃做人忠誠正直，便竭力勸他歸認真主，把幾部教理書借給他，讓他誦讀研究。無奈這當兒，大鵬遇到重重的障礙，更兼合家反對，所以雖然明知教理是真的，却不能毅然決然立即皈依信奉。原來他娶妻多年不生育，因望子

心切，便又娶了一個妾。這個如夫人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叫德旺，如今要他出妾奉教，的確有點困難。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年）四川羅瑪弟亞神父派胡老楞佐（世祿）等到貴陽來開教，見了大鵬，和他暢談教理；他覺得心悅誠服，便打定主意，決心歸認真主。他的信心很堅定，因此就設法排除這納妾問題的障礙，花一筆錢做妝奩，把他的如夫人遺嫁給一個姓杜的教友。嘉慶五年（一八〇〇年）他便在遵義縣隆平場領了聖洗，取名若瑟。可是要他對付家屬的反對，却很不容易。他的親戚中，有幾個做着官，兩個胞弟也在衙門裏當好差使，他們認他信奉洋教，干犯朝廷禁令，使他們失却體面，有礙他們的前程，說不定還要抄家問罪，連累他們，便一齊極力反對，逼他背教。大鵬向他們再三伸說，天主教是獨一無二的真宗教，他得聞真道，實在是件非常榮幸的事，並聲明無論如何要一輩子信奉，決不背棄。他的兩個兄弟奈何他不得，就遷怒到天主教，要設法陷害傳教的人。

王正回家後下一年，禍事便發作了。他的舅父見他信奉了天主教，心裏很不自然，便向他大加申斥，說他擾亂治安，一面指使官府，把他所勸化的新教友，拘捕下獄。於是這些人家的妻子，都到王家來吵鬧；王正的父親不得不破費了二百兩銀子保太平。大

鵬雖然逃過了差役們的緝捕，王老頭兒却不許人家在他家裏念經，守教規了。大鵬不願行動受人拘束，便在水溝街賃下一座屋子，開一家錢舖子，搬進去住下。

一七九八年春季，羅神父赴隆平場傳教，那時大鵬還未領洗，便去從他學習要理，他在那裏會見吳國盛，很受他的優待。當下胡老楞佐、顧伯多祿等便和他商議，在省城近郊隱僻的地方，設立一個教友的會所，庶幾羅神父到省城來照顧教友的時候，可以避去仇教者和差役們的耳目。大鵬回去後，便和兩三個朋友通力合作，用一百八十兩銀子，買下了六廣門外姓周的院宅。這座宅子的位置很適宜，四週沒有教外人家，神父來的時候住在那裏很妥當。大鵬有了這集會的處所，便邀集貴陽幾個最先奉教的教友，在胡老楞佐的指導下，學習教理，起初只有三數人，後來人數逐漸增多，他的兒子德旺也來加入。到了一八〇〇年，大鵬便在羅神父手裏領洗奉教。從此，他遇有機會，就給教外人講天主教道理，勸人棄邪歸正，他講得很好，很明白，說的話非常懇切，使人聽了很受感動。他懷着滿腔神火，只想拯救人靈，不料他的兩個胞弟，見了他這種舉動，却認為有玷家聲，使他們蒙受奇恥大辱，便趁那時白蓮教謀反，官廳正在拿辦的機會，誣告他們的胞兄，說他是白蓮教教徒，胡老楞佐等是教首，於是胡老楞佐和好幾個教友便在

這一年（一八〇〇年）五月五日夜間被捕了。

大鵬幸而事前得到風聲，知道兩個同胞兄弟要害他，便出門去買貨，這場災難總躲過了。他平時教訓新教友，每說：『你們奉教信天主要勇敢堅定，恆心善守天主和聖教會的誠命。有人難爲你們，一開頭你們該逃避，想法子躲起來，萬一被人拿獲了，你們就該一心依靠天主，聽天主命，不要害怕。你們也該求天主，天主一定會賜你們聖寵，使你們勇敢。再則，你們該記好了，要爲天主致命。』這時候，他自己也就這樣做了，給他們立一個好榜樣。

過了幾時，風波平息了，大鵬便回到貴陽，繼續他的工作，到處勸人信奉天主真教。便有許多人經他勸化，自願皈依，他的妻子陳氏本來有些不願意，這時候也和她的兒子德旺一同領洗了——德旺取名安多尼。一八〇二年，大鵬初領聖體後，更蒙吾主賜給他新聖寵，使他格外熱心，倍加奮發，努力勤修愛主愛人的德業，據方烈主教 (M<sup>r</sup>. Faurie) 說，這當兒，他做了貴陽教務的主腦和領袖。他不時到城裏孤老院去慰問窮苦有病的老人們，給他們送些財物，還在他們臨死的時候，親自服侍他們，給他們送終。一天，院裏有一個經他勸化奉教的老人死了，他便去給他收殮殮葬。他約了幾個教友同



去送葬，自己擎着十字架在前開道。這件事情一經傳出，大家便紛紛議論，說他做人真難得，多麼愛窮人！孤老院的董事知道了，大怒，要把他送到衙門裏去究辦，便想騙他來，說要和他見面請他「講講他所奉的宗教」。大鵬知道他心懷不懷好意，便扮作販絲賣布的小販，一路逃到義府避難。那孤老院的董事，雖則不再追究他，却滿肚子不高興，便把他保舉來的一個老頭兒驅逐出院。

過了幾個月，大鵬仍回到貴陽。一八〇八年，有一位本堂神父唐若望爲滿足教友們的願望起見，在教堂旁邊開辦了一個學校，派大鵬做校長，兼任要理教員，因此他住在聖堂裏，每天得以參與聖祭，眞教他快樂極了。他擔任這職務三年之久，專爲新教友教授要理，爲教外人宣講聖道，非常盡職。

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一年）白蓮教又起事作亂，教友們再遭連累，大鵬遂又逃往興義府避難，可是他的兒子德旺和十一個教友却不幸被捕，貴陽的教堂也被拆毀。那時德旺還只十八歲。貴州巡撫威逼利誘，要他供出父親隱匿的地方，他却十分勇敢，不肯說出，只稱不知道，又說：『如果父親犯了甚麼罪，小人情願代受刑罰。』巡撫見他這樣勇敢，且又懂得孝道，就把他辦得格外寬一點，別的教友充軍到新疆、蒙古，他却只發

配到本省東部邊境的龍泉縣，但德旺到了那裏不滿二年就死了。大鵬得到了這惡消息並不悲傷。他雖見自己的獨生子死了，後嗣從此斬絕，却非但毫不怨恨，反覺得孑然無累，從此可以一心歸向天主，就大聲喊道：『現在我要專心一志奉事天主了。』他於是懷着更大的熱忱，振起精神，到處勸人歸奉天主真教。馬鞍山和定番州兩處，一時棄邪歸正的有數十家。但他的名聲太大了，那時官廳緝捕得很緊急，不能再在興義立足，便逃到四川重慶，那裏的教友久仰他的盛德，大家爭先招待。可是徐主教却以為他既是德高望重，為一方的表率，在貴州聖教遭遇艱難的時候，理該回到貴陽擔任領導的職責，照料信眾，憑自己的嘉言善表，去激勵新教友，增加他們的勇氣。所以大鵬去見主教的時候，徐主教便對他說：『若瑟，既然你的弟兄們有患難，你為甚要走開呢？你要奉事天主，這豈不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嗎？你走開了，豈不是放棄你的責任嗎？你自己豈不是不放心嗎？你回去吧，請你立刻回貴陽去照料教友們，這正是你做傳教先生的本分呀。』大鵬奉了主教命，便去辦告解，領聖體，然後起程回家鄉去準備為主致命。

貴陽的教友們見他回來，不禁大為驚異。他們大家都勸他小心謹慎，免遭拘捕。大鵬也聽他們的話，躲在朋友家裏，而且不時換地方居住。他雖然這樣戒懼躲藏，他的救

靈神火却不稍減，又勸化了九個教外人歸奉聖教。可是他這次回來，已被官廳偵悉了，貴州巡撫便出了三十兩銀子的賞格捉拿他。因此，到了一八一四年五月他的妻弟陳老大竟貪這三十兩銀子，把他的姊夫出賣。那時大鵬躲在離貴陽城八里一個叫養馬苗的小村子裏，經他的妻弟告發後，省城裏的府縣官便派了差役下鄉拘捕，由這個奸舅做嚮導，一逕衝進大鵬藏匿的那一家，大鵬見差役們突然來到，知道這回沒法再逃了，就讓差役們帶上鎖鏈捉去了。差役們見他身材高大，銀鬚白髮，顯着愉快的容顏、溫和的態度，一望而知是個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老頭兒，便也不難爲他，帶他回省城交案。

大鵬一走進監獄，便見已有許多教友在那裏被禁押着。這些教友中，爲首的便是吳伯多祿（國盛），他已受過好幾次重刑審問，逼他把苦像踏在脚下，又逼他背教，但他始終堅決拒絕。那時候國內各處的監獄，都是污穢不堪，黑暗不通空氣。犯人們分號監禁，每一間號舍少則十來人，多則四五十，大家擠在一堆。每天吃兩頓蘿蔔乾糙米飯，有錢孝敬獄卒，才能央他們買一點好菜餚，或是許家屬送飯。到了晚上，獄官來點名鎖門，貼上封皮，到一天再開封。此外每月還要查監一次，那時候犯人們都得帶上腳鐐手銬和鎖鏈等點名。監獄裏還有一座小廟，供着許多泥菩薩。獄官禁卒和監犯們都得到

這廟裏去燒香。大鵬和別的教友們都不肯去拜邪神，因此還得挨打受苦。大鵬在監裏押了兩個多月，不住講道勸人，並撫慰被捕衆教友，一舉一動，都是表明他的信心堅定，給教友們立下榜樣，鼓勵他們爲主致命。

據一八五〇年在貴州傳教的貝爾尼 (Perry) 司鐸所覓得的關於緝捕大鵬的公文和他的供詞中，有一件是貴州按察司兼署布政司的佈告，說明大鵬和其他教友們的被捕，是由貴陽府縣官奉了巡撫命辦理的。在知府的判詞中，略述大鵬的一生行事，說他信奉天主教，又教人學習，前此在逃，近來才在養馬苗就捕。照一八一一年的上諭，凡是傳教的和奉教的都該拏辦。依例，大鵬應該立即絞死，教友們該充軍，肯背教的可以釋放。……原文很長，這裏不便照錄。

大鵬被捕後，先後受審好多次，經過了府、縣、臬司、巡撫四個衙門。官先問他奉教以前做些甚麼，以後又做些甚麼。他就三言兩語，照實說了。官府因他出身世家，就命他背教，不辦他。他很堅決地拒絕了。他的兩個兄弟和姪兒們，都到監裏來探望他，哭着勸他：『可憐一家老小，背教吧。』他們說：『你只要肯說一句話，你就可以不死了，我們全家的體面也可以保存了，怎麼你不肯說呢？』大鵬回說：『我不能呀！我不

能說呀！』他的姪兒更極力央求他，再三喊着他說：『伯父啊，伯父啊，你說呀！你說一聲認錯啊！我們給你一千兩銀子，好教你安安逸逸度你的餘年。』他說：『我那裏要一千兩銀子，銀子於我有甚用處？你要是真的孝敬我，還不如預備幾枝蠟燭吧。一會兒，我就要出六廣門了。』這句話就是說：『一會兒，我就要出六廣門上法場了。』

家屬們見勸他不轉，便決定另想辦法，救他不死，不管他願不願。他們想邀集親友們大家湊出一筆鉅款買他的命。太鵬對他們的好意表示感謝，却拒絕這種計劃，他說：『你們買得我的肉身，買不到我的靈魂。而且我也不能答應你們買我的肉身。』

貴州巡撫宋大仁，念太鵬是世家出身，想保全他合家的面子，便想出一個主意，設下了一桌酒席，請太鵬去赴宴，只要他當面說一聲肯背教，只教他一個人聽見，決不讓別人知道，就可以把太鵬開脫了。太鵬很客氣地謝却了，說撫台的好意在一個人教外人不妨答應，可是他却不能作僞。他更乘機向宋撫台講自己所有對於真天主的觀念，說天主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；不看人的行爲，只看人的心迹。接着，他又講天主全能、全善、仁慈、公義等各端道理。巡撫聽了稱奇納悶，滿面羞慚，知道他信心堅定，沒法再勸他背教了，便命差役送回府衙門還押，決定把他處死。於是知府擬定判詞：

「張大鵬學習邪教多年，傳授教徒郝開枝等四十餘人，迹其所爲，實爲目無法紀，將使貴州成爲野蠻世界，……巫應緝捕嚴懲，以昭炯戒。依律，凡屬邪教首領巧立名目，誘人學習者應立絞，該犯張大鵬應卽絞決。」這件案子報上後，便於嘉慶十九年十月十一日，（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）由總督巡撫批准，轉詳北京刑部覆核。大鵬得悉，並不驚恐。他被捕後，早已不希望苟免，準備爲主致命了，便加倍熱心祈禱，好教天主更喜歡他的祭獻。他奉教後，一心恭敬天主，奉事天主，如今想到自己要爲天主受難，只覺得十分欣慰。他說：「以前我沒有爲天主出過力，如今我才能做些補贖，補贖我一生的罪過，來平息天主的義怒。」惟有一件事使他覺得難受：這便是他不能辦告解，領聖體，增加他的神力，因爲這當兒，貴州境內，沒有司鐸，便是有，也不能到監獄裏來。

大鵬的罪名尚未確定之前，是押在班房裏，如今定了案，就改押到羈禁死囚的大牢裏了。他的案件呈報到北京，經刑部覆核後，便於一八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奉到嘉慶皇帝欽定的諭旨了。於是刑部的覆文，便由快馬專送到貴陽，這麼寫遠的路程，只須四十天就送到了。欽定的覆文上寫着：「張大鵬係於嘉慶十九年八月四日（一八一四年九

月十七日）解案，依例應絞決。同年十二月十三日（一八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）據詳到部，經部核准，張大鵬着卽絞決。……部文到省的日子是一八一五年三月的初頭。貴陽知府便過堂，提大鵬到案，向他宣讀皇帝的全文。大鵬靜悄悄聽了，又行禮謝恩退下，回到大牢，準備就死。

他的家屬和親友們得了訊，便來探望他，向他哭吊。但他一心想慕天堂，世俗中的一切，全不放在心上。有幾個要辦酒席和他訣別，他却婉言辭謝。他要收斂心神，專務祈禱，所以求他們讓他獨居深思。一八一五年三月十二日，差役來提他出監，由一隊兵押他上校場。他身材高大，在凌亂不堪的隊伍中高抬着頭，向前行進，大有鶴立鷄羣的氣概。大批羣衆在後面跟着。沿路觀看的更是人山人海。大家見大鵬一路走，一路掉眼淚，一班教友們不明白他爲甚難受，便有一個叫詹多默的在人叢中擠出去，接近他，向他說幾句安慰勉勵的話。大鵬徐徐回說：『噢，我哭嗎？這是我的喜淚呀！可是你們爲我求天主吧，』

他的兩個兄弟和一個姪兒，穿了公服，送他上法場，不離左右，一路走，一路央告他，向他對天立誓，求他看着手足骨肉的情分，說句話，只要說一句「肯背教」，他們就

能設法救他的命了。大鵬却泰然無事，不時舉目向天，或則注視地上，裝做沒有聽見。到了法場上，他的親屬向他央告得更迫切，喊得越發力竭聲嘶了。他們說：『哥哥啊！伯伯啊！可憐我們吧，現在還來得及咧！你只要說一句話，就可以爲我們留得性命啦！』但大鵬也像一般捨身證道的致命聖人們一樣，也像聖保祿宗徒在古羅馬法庭上說得震天駕響一樣，大聲說道：『我不能！』

將到法場上，大鵬還問行刑的差役，給他定的是甚麼刑。他們回說是絞刑。他便歎着說：『天主憐憫我，真仁慈至極啦！我更願受斬刑，但隨便天主安排吧。』

於是兵士們便把大鵬綁在一個木樁上，一個丁字式的十字架上了。劊子手拿繩子套上他的頸項，只等一聲號令，就要拉繩絞緊。

大鵬的家屬，還想作最後的掙扎，勸他背教，便到他跟前，一齊跪下，放聲大哭，啞了嗓子喊着：『哥哥啊！伯伯啊！我們還救得你咧，求你快快說一聲吧。只說一個『悔』字就夠了』。大鵬回說：『不要哭，我死是爲天主，又不曾犯了別的罪名；我一死，就升天堂享福了。』這些便是他最後的幾句話。於是劊子手把繩子收緊了，只絞了一次，這位貴陽天主教老教習的靈魂，就飛向天堂，領受永遠的賞報了。那天是一八一五年三



月十二日，即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二日辰刻。

他一到了法場，天色就忽然大變，風雨交作，四週圍觀的人們眼見絞死了這樣有道德的長者仁人，個個都目瞪口呆，靜悄悄一聲不響。他的家屬和親友們更放聲大哭。行刑的劊子手不敢照例在犯人的肚子上使勁踢一脚，使他不能活過來，却一溜煙跑開了，似乎覺得自己犯下了瀾天大罪，受着良心的譴責一般。於是他的胞弟大孝便和他的姪兒上前解綁，放下了他的屍身。那姪兒還依着外教風俗，帶些紙錠，要給他已死的伯伯焚化。大學就攔住他說：『兒呀，別燒紙吧。這些虛妄的事情，伯伯是素來不相信的，你不要得罪他。』大鵬死後，屍體柔軟，容貌如生，家屬便把他葬在六廣門外洗腳塘地方。

大鵬致命後，貴陽的教友們追念他生平盛德，不時懷着一片誠心，到他墳墓上瞻仰祝禱。後來便有許多人到他墳上去採些草，拿回來當藥料，據方主教說：治病很有效驗，「有時候，竟是出人意外的靈驗。」一九〇九年五月二日，若瑟張大鵬的列品案，經教宗庇護十世欽准，列入了真福品。

# 真福日羅尼莫盧廷美老楞佐王賓亞加大

## 林貞女合傳

一八五八年（清咸豐九年）一月二十八日致命於貴州毛口場

真福盧廷美，洗名日羅尼莫，是貴州安順府郎岱廳毛口場的苗人。毛口場在郎岱廳西五里，是一個漢苗雜處的大市集，位在貴州通雲南的官道上，盤江支流北盤江的江邊。四境峯巒起伏，都是些危崖峭壁，幽壑深澗，因地勢衝要，明初洪武年間，雲貴兩省的大吏，便已把這地方劃作兩個區域，一個漢族區，一個苗族區，並設立關隘，稽查收稅了，因此，毛口場這小地方，就漸漸繁盛起來，成爲附近一帶苗族各村落的商業中心，盧家是毛口場的大族。廷美生於一八一一年，即嘉慶十六年。他的父親叫文富，是個讀書人，家道殷實，在家以教讀爲業；母親白氏。文富生有四個兒子，廷美居長，以下是廷表，廷思，廷祿，又有一個女兒。廷美天資聰穎，秉性剛強，却能服善。文富見他從小活潑伶俐，便親自教他讀書識字。他進步得很迅速，四書五經過目成誦；讀了十來年書，就做得一手好文章，但他考了兩科，却不曾得中秀才，於是看出了科場的黑暗，

雖仍繼續攻讀，研究文學，却不願再去應試了。這當兒，他的父親已是年老，教書的職務太辛苦，不願再幹下去，便命廷美代理館務。因此，廷美便繼承了他父親的職業，教訓蒙童，受人尊敬。

他娶妻白氏，却並非母族，生下了二男一女，長兒名高，次兒名綿，他的生活頗優裕，除了學生們按時致送束修外，還可以收些田租，一家大小，溫飽有餘；閒來無事，喜歡研究些相命、風水、卜筮等術，他自奉十分儉樸，生平不穿綢緞，居家只穿布短袍，依照本地方的風俗，赤足着草鞋，惟有見客或是出去拜客的時候，才穿長袍，鞋襪；可是地方上如有公益善舉，他總肯出力襄助，不吝捐輸。他爲人正直，却能深通世故，識得人之好歹，所以判斷非常準確，辦事很有斟酌；而待人接物，也很有禮貌。鄉人知他是好人，很有學問，有了事總願意和他商量，求他指教，他懷着一片誠心指導他們，說的話全是明智卓見；對於一切事情，都爲他們處理得十分妥當。不久，他們彼此間若有了爭執，興了訟事，也來請他評判了。他爲人排難解紛，總是秉公判斷，是非曲直，毫不徇情，慣常總教雙方滿意息爭。有時候，一方不滿意，告到官廳，可是官廳方面只知道這件事曾經廷美怎樣判斷過，就照他的意見斷定。因此，廷美雖然不做官，也不

是毛口場的紳董，却做着地方上的重要人物，官場中有了事，也要請他去幫忙協助；加

以他熟識的人多，又深得民衆的信仰，所以他在地方上很有些勢力。

前清時代，讀書人在地方上管閒事吃白食，原是不足爲奇的。大概稍爲有一點聲望，有一點勢力的人，便可以借此混過日子，不必再尋甚麼職業了。有幾個勢力大、手段高的，便和官場相勾結，味着良心儘撈錢，還可以藉此發財致富。可是廷美却不然。他雖然處於這種可以撈錢的地位，却有極高尚、極難得的道德觀念。他替人出力幫忙，辦了事，非但不要求任何酬報，便是有人給他錢，表示謝意，或者饋贈禮物，他也一概拒絕，往往人家覺得不過意，定要他受些東西，他還是照常拿定主意，嚴詞謝却，決不收受。這種行爲，看來是非常特別，但毛口人都知道這位姓盧的學究先生，的確是如此的。當然，他的聲望就格外高，勢力也格外大了。往往地方上一般不良份子要起哄鬧事的時候，只要他出來說句話，就可以把他們斥散了。據說，一次，有一班人告訴他，說他和納所的某幾家結了仇，要帶了刀槍去打劫；不然，便要設法誣陷，控告他們。他聽了，便說：『使不得。納所合村子的人，都歸我保護，你們要是去害他們，只怕反遭更大的禍害。』這些話就把這班人嚇退了。

這當兒，廷美的年紀約在三十左右。他身材高大，體格魁梧，生得器宇軒昂，儀表非凡，加以態度光明磊落，所以人家見了他，便不禁肅然起敬。他說苗族的方言，也會講漢語，且都講得簡明流利。他的聲音宏亮清晰，抑揚頓挫，也很動聽。他肩寬頭大，臉式長方，是所謂「同字」臉；額高凸出，眼珠很大，顯得是個聰明有主意的人；眉毛很粗黑，使他莊重的容貌，有時候，更見得威風凜凜，不可侵犯。他嘴上留着兩道漆黑小鬍鬚，因為不常撚捋，所以不見得光潔，耳長下垂，輪廓豐滿，看來真算是好相貌。總之，他的全副品貌，顯見得他意志堅決，饒有勇氣，加以他膚色黝黑，不知道的人，總當他是個退休或是告假回籍的軍官。

據他同時代的人說，廷美喜歡喝幾杯酒，喝了酒，便高談闊論，刺刺不休。愛酒原是苗族的通病，但廷美雖則愛喝酒，却不酗酒；生平只有兩三次喝得過度了一點。這是他的一個小毛病，但他的左右，却未嘗因此對他稍減尊敬，而且後來，他時常守大齋，刻苦的功夫，也已儘夠補贖這種小過失了。

我們看了以上的記述，便知廷美原是個秉性豪爽，人格高尚，而又讀書明理，識見卓越的人，不但在苗族中確是個傑出的人才，便在全國，也算得是優秀份子。他清心寡

慾，度着樸素的生活，物質方面既無所需求，在社會上又聲譽隆重，受人尊敬，也不想求取功名，希圖富貴了。可是他還不滿於現實生活，覺得自己在精神方面，還有欠缺，便專心一志，尋求滿意的精神生活。不幸他誤入歧途，在三十八歲上加入了清水教（即全真教）。這原是當時流行的一種秘密會社，據說是白蓮教的支派，宗旨是在滅清復明，所以教中的事情，對外非常秘密，除了資格很老，派有職司的老官外，連新入門的都不能知道。因此，廷美加入的究竟是那一個教派，當時便是他的至親好友也弄不明白，說的話很不一致。其實他進的是至公教，因為全真教有許多別名，至公、清水各是其中之一，所以局外人弄不清楚。清水教有一個掌教的教主，手下有幾個首領叫老官，他們的職務是到各處去招收新徒弟，每年約會一次，向他們徵收捐費。進清水教的終身不得吃牛狗肉；每逢朔望，禁食一切肉類，兼戒葱蒜，摒絕房事；平時拜佛念經，格外信奉觀音菩薩。據說，這樣謹守教規，便蒙菩薩保佑，享受世間福樂，獲致富貴壽考。然而廷美是個聰明正直的人，他進清水教的本意，是在尋求真知識，他所求的是真理真道，不是爲貪富貴壽考。這種似是而非，藏有政治背景，被人認爲邪教的教派，當然不能滿足他的願望。不過他還是個新進，也許不知道自己所信奉的宗教，實在是一種革命性質

的祕密會社，所以便盲從將就，俟至天主聖寵的神光放射到他靈魂上的時候，他的明悟就豁然開朗，毅然決然捨僞從眞，毫不遲疑瞻顧了。事實上，天主也不辜負他的一片誠心，在他誤進了清水教三四年後，他尋求多時的眞道眞理，終於給他找到了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二）春初，鎮甯州有楊、劉、韓、三家信奉天主的新教友二十來人，因和教外人結了仇，便搬到離毛口場二三里的納所地方來居住，給一家姓周的大戶人家做佃農。他們雖然是新教友，却很虔誠，每喜對鄉農們講教理，把教理書籍借給讀書人。一天，廷美的族弟廷陞下田種花的時候，聽到隣近新搬來的楊家，合家高聲同念着異樣的經文，却不懂得經中的意義，便想到楊家去問個明白。這姓楊的洗名保祿，大家叫他楊二爺。廷陞和他是隣居，所以相熟；到了晚上，便去拜望他。主人敬過茶煙，彼此寒暄幾句之後，廷陞便開口動問：「楊二爺剛才念的是甚麼經，奉的是甚麼教。」主人說「我們恭敬天主。」廷陞便和他談起自己有一個族兄廷美，也信奉着一個十分神祕的教門，叫「至公教」。接着便把清水教的情形約略講一遍，問他這個教們知道不知道。楊保祿回說不知道；廷陞於是問他借幾本教理書，要帶回去，研究一下。楊保祿便借給他一本聖教理證。

楊家的經聲，廷陞先已給他的族兄廷美講過了，這回借得了書，便拿去給廷美閱讀。廷美把這本書仔細看了幾遍，定心思索，把不明白的地方，一一標出，然後叫廷陞送還，又吩咐他帶信，說自己看了這本書，有許多地方不明白，因此很想和教友們談談天主教的道理。楊保祿和其他兩家的教友們都說：『好極！好極！盧大先生請來吧。我們極願盡心竭力，把天主教道理告訴他。』過後楊二爺又把真道自證交給他帶回去。

廷美把這本書看完了以後，便對他的朋友們說：『天主教的道理真講得一點不差。』他於是懊悔自己誤信了清水教，又捶着胸，說：『我們錯了，錯了！這個才是真教，我們正該信它的道理，守它的誠規呢。』過了一個月，楊保祿去拜訪廷美，問道：『大先生，你看過我的那本書嗎？』他回說：『看過了』——『你以為怎樣？天主教好不好？它的道理你信不信？』——『完全信』——『那麼，你願意信天主嗎？』——『我願意，我馬上要進教，要信奉這真教。』

廷美於是回家移去祖宗神主牌，換供天主像。下主日，楊保祿邀廷美到家裏來參加教友們的集會，好預備做新教友，廷美欣然接受。有一個劉家奉教的讀書人，教他學習聖教要理，和恭敬天主的經文禮節。廷美便很虔誠地朝拜天主，和教友們同念瞻禮經。



禮畢，楊家留親友們進午膳，廷美也在被邀之列。從此，教友們便把他認作同教的神昆。

盧大先生——這是人家敬重廷美的尊稱——一朝得聞眞道，便毫不畏怯地向人公開發佈自己的決心，說他從此要棄絕以前加入的清水教；有時候，還不怕結下怨仇，帶笑向人訴說：『從前清水教的大師兄勸我加入，被他騙去了不少錢財。以後我要是遇到他，還要向他討還呢』。許多老朋友聽了他的話，想不到他會變心，都覺得十分詫異，便有一班人出頭反對他，說天主教怎麼不好，把那時教外人造下的謠言和種種誣譏諷謔的話一齊搬出來，勸他「不要上當」。他起先靜聽着，等他們說完了，就一一加以駁斥；末了，給他們說明自己所以信奉的緣由，證明天主教是真宗教，天主教的道理，沒有一條不是眞道眞理。

廷美歸化了以後，過不多時，就勸得合家信奉眞主。他的老父，他的姊妹們和兒女們，以及他的幾個好朋友，都相繼皈依，只可惜他的母親和妻子，得不到這個大福分。白氏在廷美奉教後，不久便去世了。他的母親答應進教，却一再拖延，不肯領洗。廷美致命後三四年，她害下了一場重病；接到病危的時候，家人去請廷美的族弟老楞佐盧廷

珍來付洗。不幸這時已來不及，廷珍還沒有趕到，她就氣絕了。

廷美得聞聖道不久，就有一位國籍司鐸駱多默神父，因聽到毛口一帶教務漸漸發達的消息，趕到納所來視察，下會看看這些新教友。駱神父先住在從鎮甯州搬來的老教友家裏。過了幾天，廷美請他到自己家裏來住下。駱神父答應了，等納所的公事一完畢，便到盧家來住下；每天在盧家舉行聖祭，給廷美一家人講道理。廷美殷勤款待，晨夕相陪，不時向駱神父究問，因而明白了許多聖教事理。駱神父也盡心教導他，廷美有甚疑難的地方，總不憚煩勞，給他詳細講解；因此，廷美對於聖教道理，很能深切了解。他於是把家裏所有一切迷信的東西，如神主牌等，一一焚化銷燬了，只賸下一個磬，和一本清水教的書。他說，留着這本書，「做他以前誤信邪說謬理的紀念品」。但後來，經一位神父勸告，也把這兩件東西燒掉了，駱神父見他這樣虔誠懇摯，便於一八五三年十月給他付聖洗。同時，又許他領了堅振。

廷美奉教極虔誠，遵守教規十分認真，每逢主日，總要到納所小經堂和教友們同念瞻禮經；研究教理，孜孜不倦。從此他摒棄風水、命相，等異端邪說，專讀教理書了。閒居無事，常喜歡看些「默想指掌」，「三山論學記」「聖教自證」「聖年廣益」等

書；有了心得，便下筆著述。據說他寫了幾本書，可惜現在已經散佚了，無從查考。他自己既已出暗入明，便想善與人同，勸人棄邪歸正。因此，從前像他一樣，誤進了清水教的一班朋友們，受了他的勸化，便有許多捨僞從眞了。他勸化的方法，常因人而異：對方若不是知己，便不喜歡多說，對於讀書識字的人，他把聖書借給他閱讀，又給他細心解釋；但對無智識不識字的人，却不肯多費唇舌，只說：『天主教是好的，你相信我就是了。』

廷美歸化以後，從前的生活態度完全改變了。他本來秉性剛強，做着一方的豪霸，對人說話，總不免疾言厲色，常帶着命令的口吻，可是領洗以後，却溫和良善，和以前判若兩人。從前他好管閒事，專替人評判是非曲直，又喜抑強扶弱，替人代抱不平；如今他却深居簡出，不肯多管人家的事情，不替人家出頭作主了。他說：『這些事容易使人犯罪得罪天主。』他從此度着宗徒般的生活，除了口講筆述，勸人歸認真主之外，還憑他的德表感化人心，這比用言語化人更爲有力。他剛強的本性，一變而爲慈善的胸懷；從此，他也知道對窮苦的人們用好言撫慰，給他們衣食，不時賙濟他們了；見人要鬧事或是興訟，便替他們排解，勸他們息爭，對於教友，更勸他忍耐吃虧，切勿涉訟。一

次，某教友被叔父吞沒了財產，便來同廷美商量，要向郎岱廳控告。廷美勸他拋棄主權，說：『我們奉教的，不該和人爭訟結仇。』這種慷慨的胸襟，卓越的識見，不是一般正直的人們個個都能做到的，便是聖人們也不見得個個都有這樣的見解，這樣的行徑；從他的言談舉動，可見出他多麼輕視世物，多麼愛好和睦平安。他生平不喜歡多說話，對婦女們，更不肯多言，便是免不得的正經事，也只吩咐三言兩語。據他的弟媳盧楊氏（他四弟若瑟廷祿的妻室，洗名瑪大肋納）講，他若有事吩咐，總教人轉達。幾時青年子弟當着他歌唱淫詞俚曲，他就搖手禁止；不聽，就直言呵斥。他本來愛喝酒，且往往會喝醉；奉教後，就好得多了。有一次，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。那天，梅西滿（Mithers）神父聽他和衆信友同念瞻禮經，念得吞吞吐吐，知道他喝醉了，便叫他走出經堂，對他說：『日羅尼莫，你要救自己的靈魂嗎？』他回說：『一定要。』神父說：『你肯不肯戒飲過量的酒呢？』他說：『我肯。』梅神父於是叫他去把所用的酒杯帶來看，給他在杯上做一個記號。從那天起，他就再不敢超過這限度了。

廷美領洗後，過不多時他的髮妻白氏便去世。這當兒，林亞加大貞女，正奉命到毛口來，教一班保守婦女學習經文教理，住在林家。他見林貞女才德不凡，便挽人向她

說親，想娶她做繼室。林貞女發過守貞願，聽說他有這種意思，認爲受了侮辱，便對他大加斥責。廷美於是另行物色。不幸因他顯然沒有充分明白聖教會的道理，或因不能完全懂得婚配聖事的重大關係，竟娶了一個教外女子，後來董神父知道了這件事，便很嚴厲地責備他違犯了聖教會的規矩，命他當衆承認自己的罪過，當着衆教友前向天主求寬赦。當下廷美夫謙遜聽命，滿口應承，願意受罰做補贖，董神父見他真心悔過，也覺得十分感動，就寬免了他，許他領聖事。不久，他的新夫人經她的丈夫悉心教導，明白了聖教要理之後，也領洗了。

咸豐四年，廷美領洗後幾個月，他的同族盧永隆，盧昭明兩人，從廣西西林經商回來，路過毛口場，順便來拜望他，他們都奉清水教，每年一次回貴州販賣棉花、沉香等物，他們以前已經來過一次了，上次來訪問廷美的時候，廷美還勸他們替清水教招收新教徒。這回，他們又來和他談起清水教的事情。廷美便欣然告訴他們說：『這些事情都是假的；你們的心力都白費了，吃的苦都不中用。以前，我弄錯了，現在，你們走的還是錯路。引人得享真福的真道便是天主教。人家以爲天主教是新創的，其實很久以前就存在了。不幸我們的老祖宗不知道，但我們不能再像他們一樣錯過了。』廷美於是給他

們詳細講論天主教的道理，過了不多幾天，永隆和昭明兩人都豁然醒悟，願意信奉天主教。廷美不但使他們皈依真教，還把自己的救靈神火傳給他們，在送他們動身的時候，再三致意，囑咐他們把所得的聖道傳授給他人，有了頭緒，再通知他；次年十一月，他要和他們相見。這兩個新保守便起程回廣西。不久，廷美自己也動身到貴陽，向省裏的司鐸們報告這件事情，說前途很有希望。

果然，他的希望實現了。這一年（一五八三）年底，永隆又到毛口，向廷美報告白家寨、堯山、光山、新寨等七八處村子的居民，大半願意信奉天主，教他特來請他去，給這些新保守講道理，完成這開教的初步工作。廷美於是欣然前往，走遍上述各村子，給有志歸化的人們宣揚聖道，不多時，棄邪歸正的就有二百多。廷美路過貴陽，知道有一位法國巴黎外傳教會的教士馬奧斯定（Chappelaîne）司鐸，奉派到廣西去傳教，這時候正在興義府等候機會進廣西，便派人去迎接。多虧他盡心準備，諸事佈置妥貼，所以馬神父來到的時候，廣西的新教友招待得很週到。馬神父在廣西開教的工作，似乎十分順利，前途大有希望。不料只過得幾天就出了岔子。那時，西林有一個地痞叫白三，見馬神父是西洋人，便到西林縣署裏去告發。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縣官就差兵役們

下鄉去捉拏馬神父和廷美兩人了。

當官軍到白家寨某教友家裏來拏人的時候，馬神父正在舉行聖祭。帶兵的王官長便下馬，命衆兵丁一齊在大門口坐下，靜候行罷宗教禮儀。彌撒後，廷美上前和他相見，問他有何公幹。他回說：『奉了縣太爺命，來捉拏傳洋教的西洋人，帶他到衙門裏去。』廷美說：『我們正想去拜見太老爺呢。我們傳的不是邪教，所以我們一點不害怕。現在既然衆位來了，這件事就不必忙，』說罷，就請他們進屋用早飯，請客的菜餚很豐盛，又給各人敬過幾巡酒。這一天就安然度過了。第二天，馬神父和廷美兩人由兵役押着進西林城。

西林位在廣西接近貴州的邊境，是一個三等縣份。那時西林的知縣姓陶，是個秉性溫良的讀書人，以前做過興義府判官，在興義的時候，曾到教友們的經堂裏去查勘過，見教友們的舉動並無不合，就據實回稟上峯，因此興義的教友們得以平安無事。據說他的夫人也是教友，但不能證實。差役稟報人犯拏到之後，陶知縣就坐堂提訊，先問馬神父，接着便向廷美究問，起先大聲威嚇，後來見廷美回答得明明白白，找不出錯處，便下座走到跟前，仔細察看一番，又問他說：『你不吃豬肉，奉的是回教嗎？』廷美說：『

不，我信天主教，不信回教，我們奉教的不但吃豬肉，便是世界上一切吃得的東西我們都吃，天主造下萬物原是供人用的呀。」——「那麼，你爲甚要到鄉下去傳教呢？你可知道鄉人窮苦，沒有閒工夫來聽講道理呀。你講的道理很高深，他們明悟淺薄，懂不得。你爲甚不到城裏來呢？還是城裏人有工夫聽你講道理，且比鄉下人容易懂得。」——「我先到鄉村裏，因爲我有幾個親戚在那裏，後來，我也到過城裏，住了一個月，給願意聽的人講講。」——「鄉下進天主教的有幾家？」——「大約有四五十家。」這樣，陶知縣就和廷美攀談起來了。他見廷美帶着的經本上面，有「天主教經」四個字的名稱，又知道廷美是個讀書人，便提起筆來，做一首詩調侃他，並藉此顯顯自己的才學，他做的是四句七言詩，每一句的第一字，嵌着「天主教經」四個字：

天天峻化祖宗牌

主師忘親理不該

教你回思身所志

經娘親有是誰胎

廷美看了，便依韻和了一首：

天天棄絕異端牌

主師尊親理應該

教典回思身淑正

經娘身有成聖胎



陶縣令看了，嘴裏雖然不說，心裏却知道非但難不倒這個老童生，反給他駁倒了。第二天，他就命人把他兩人的手鏑除下，並領他們同住在縣署裏的一間班房裏。過了幾天，西林城裏幾個出身比舉人差一點，可是在這小縣份總算是了不得的老貢生，聽到了盧廷美的大名，便前來訪問他，送給他一篇很長的記事詩，提出許多問題來攻擊天主教道理，以爲這些話理正辭嚴，決沒有置辯的餘地了。當下，他們對廷美說：『先生，我們來考你的學問。你如果答得出，我們大家都佩服你。』這班老貢生們自命才高學博，自以爲講的道理極深奧。可是廷美看了並不覺得困難，便笑着說：『這沒有甚麼了不得，』隨即拿起幾張紙，放在膝蓋上，一面談笑，一面寫，把他們的謬理逐一駁斥；末了，又提出幾個問題，反問這幾位道學先生。對於這些問題，來訪的三位「貢爺」都呆住了，不能答覆。

這件事，當然沒有多大價值，却總算得是榕新聞，一會兒，便傳遍了全城，到處聽人說道：『西林只要有三個像他這樣的讀書人，一切事情我們都不用去幹了。』

陶知縣總算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見馬神父和廷美並沒有幹下什麼壞事，便把他們開釋。不料黃財陳彩兩公差存心勒索他們的財物，把他們私押在譚道士家裏。譚道士和廷

美素來相識，這當兒，廷美便竭力勸他歸化，却沒有成功；倒有一個做過官的姓羅的貢生，被他感化，合家歸認真主。廷美在譚家住了十七天，恰遇陶知縣進香回衙，便攔輿遞上稟帖，懇求釋放。陶知縣回衙後，立即傳兩公差大加申斥，把廷美和馬神父開釋結案。一場險風波，始告平息。咸豐五年復活瞻禮後一日，廷美和馬神父離開西林城，一路步行，送馬神父回到了興義府，才告辭回家。廷美見馬神父大德不凡，十分欽慕，這回到西林給他做前驅，不但竭誠奉事他，對他十分恭順，還敬聽他的教訓，留心他的一舉一動，效法他的德表。一次，有一個朋友見他不買好旱烟，專揀那不好的吸，便問他爲甚麼要這樣。他說：『這是因爲我看見馬神父是這樣，才學着做。』又說：『我們要修德行，不該忽略小節。』過後他見馬神父遭逢危難，便不顧一切挺身救護，憑着他的勇氣和才學，保全了馬神父的生命，送他回貴州。不料下一年，廷美在家安居的時候，馬神父又到西林傳教，被那仇教的新縣官張明鳳拏獲，索銀三百兩不遂，受過幾番酷刑後，終於站木籠致命；死後又被斬首示衆。這是一八五六年二月底的事，廷美知道了以後，萬分傷心悔恨，大聲喊道：『唉，他原是要我同去的呀！假使我像前番一樣陪着他同去，我就可以和他一齊致命了。』據董保祿神父說：『廷美這些話，一點不含糊，兩年

後，他也爲了同樣的緣由，跟着馬神父走上同樣的道路了！』

一八五七年（咸豐七年）七月底，廷美接到了梅神父的信，附銀二兩作路費，請他到廣西去繼續馬神父的工作。這當兒，大概因爲他有約在先，要到永甯州各村子給幾家新保守講道理，順便在那裏勸化教外人歸奉聖教，所以他把銀子退還了不肯收下。不料他這回出去又出了岔子。他路過離毛口場六十里的康五新寨，見這地方的異教人，那天正在過觀音生日，燒香拜佛的愚夫愚婦們絡繹往來，十分擁擠。他素來抱着傳揚真教的熱忱，每見人多的地方，便當衆宣講，說天主教的道理是眞道眞理；迎神拜佛實在是迷信舉動；泥塑的菩薩都是虛妄的，冥頑不靈的偶像。因此，有兩個欺騙鄉民從中取利的土棍，早已把他恨透了，要想法害他一下。這天，廷美又在當衆宣講燒香拜佛的謬妄。那兩個做會首的土棍，找來了兩個永甯州的差役，誣他擾亂治安，嗾使他們將他拘捕。這兩個差役就不由分說，上前捉住他。他們原想向他敲詐些銀子，不一定要挈他進衙門。他們先搜他身上，把他所帶的少許銀錢搶去了，還嫌不夠。這時候，只要廷美向他們許下些銀子，也就沒事了。但是他不肯。差役們見索詐不成，便把他挈住了，解進州衙門。州官阿額森，坐堂審問他，把他打了十大板，逼他背教，說：『我看你是個懂道

理的明白人，讓你去仔細想一下。可是你要仔細，如果你不肯棄絕這邪教，我要砍你的頭。」廷美回說：『我不用想，我的主意打定了，我怎能背棄真教呢？』州官聽了大怒，就命給他帶上腳鐐手銬，押在監裏。

梅神父知道了這回事，便托兩個教友設法保釋，却沒有成功。廷美在監裏，向同監的犯人宣講天主教道理，勸化了一個姓王的囚犯。過了五個月，恰巧新官到任，廷美的胞弟廷祿，設法把他保釋了。這天晚上，廷美一路回家，走到一處有墳墓的地方，忽見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影，在他前面行走，相距約二百步。他曾對朋友講起這回的奇事，說：『我相信這穿白衣的，正是我的護守天神，奉了天主命，在深夜的黑暗中，光照我，給我引路；又因我在永甯州監牢裏受了許多苦，特來安慰我。』

廷美出獄回家後，寫了一篇記，詳敘馬神父到西林去開教，和幾個教友同時致命的始末，並把他自己在永甯州被捕受審下獄監禁的情形，連帶述及。不幸這篇著作早已失傳，不知下落，我們只知道後來廷美致命後，他的遺著有的傳到他的兒女手裏，那時他們的景况很淒苦，死了以後，就不知掉在那裏了；有的他托給他的族弟廷珍保存，後來鎮甯州一帶起了叛亂，廷珍家裏被劫一空，就此便無從查考。

廷美兩次被捕，雖然再度得釋，但不久又遭官府拏住了。這便是他最後一次的被捕，同時被拏的還有老楞佐、王賓和林貞女。亞加大，現在我們先講講這兩位的事蹟，然後敘述這三位眞福同時致命的情形。

## 二

老楞佐、王賓，貴陽 貴筑縣人，是沙勿略、王正的同族。王正在十八世紀末年，進京應考，遇到了北京的司鐸，得聞聖道，在京裏領洗奉教；後來回到貴陽，便開始傳揚聖道，勸化許多人棄邪歸正。王賓的一家也是其中之一。他於一八一一年在貴陽誕生。他的父親叫應福，母親賴氏。他們生下了五個女兒，一個兒子。王賓小時候就在唐若望神父手裏領聖洗和堅振了。他的小名叫長生，賓是他上學後，先生給他起的學名；後來地方上大家都叫他王大爺，又因他曾販賣皮蛋，便叫他王皮蛋。

嘉慶十六年，貴州的白蓮邪教一再作亂之後，貴陽的天主教教友又無端受累；差役們不敢拏刀鎗齊備的白蓮教徒，反揀安分守己，專做好人的天主教信友，濫行拘捕，以便在長官前冒功邀賞。因此王賓的父母便於一八一四年（嘉慶十九年）被拏不屈，問成

重罪，充軍到伊黎，死在那裏了。那時，長生還只三歲多，虧他的大姊撫養長大，送他上學，讀了幾年書。後來，他的大姊也因不肯背教，充軍出去了，他便去依賴姑母李王氏種菜度日。到了二十歲，他娶妻李氏，生下了兩個兒子，三個女兒。李氏遵義人，是教外人家的女兒，到十七歲纔領洗奉教，洗名瑪利亞。可是她稟性鬼悍，時常和丈夫吵鬧不休，幸虧王賓一味忍耐，常用好言相勸，纔不至決裂。

王賓家裏原有幾畝田，他成家後，又販賣皮蛋，掙些錢，因此一家的生活，還算過得去。他從小受過父母大姊的教導，大了以後，很能盡教友的本分，所以貴陽的本堂司鐸，派他做一班新教友的領袖。那時他的年紀剛在三十左右。他生得身材高大，體格壯健，頭略向前傾，兩肩微微聳起；紫紅臉，短黑鬚，眉毛略彎，目光炯炯有神。他有一張難看的大嘴巴，門牙露出，上唇翹起，下唇被上面的門牙遮住了，幾乎看不出。額角高沖凸出，鼻子長大，兩耳微垂，頭髮漆黑，梳成一面光滑的大辮子。他的聲音寬洪響亮，和教友們同聲祈禱的時候，大家都聽得出。

他做了領袖，就用心盡本分，照顧新教友，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，是不是符合聖教會的規矩，又不時探望病人，尤其是孤老院裏患病的老人們，勸他們一心歸向天主，給

他們送善終；死了以後，便把他們埋葬，主持他們的喪儀。他懷着一片熱忱，作事十分盡職，不拘那一個要他幫助，差他做事，總是一口應承，立刻去做。待人不論貧富，都一視同仁，不分軒輊。因此，大家送給他一個綽號，叫他王愛人。他的妻舅也因奉教發配到了伊犁。王賓便把他的兒女領到自己家裏來撫養；男的教他學習行業，使他有謀生的技能，女的爲她擇配遺嫁。他的愛德功夫眞罕有，待人一律，很和氣，很良善，罕得責備他人的過失，見人有不好的地方，便用好言相規勸，背後總不肯道人長短，更不用說毀謗他人了。

他對於各種德行的修養，全靠熱心神業作根基。他每天虔誠誦禱，從沒有缺失過。他背得出許多誦句，遇到某一種光景，便念某一種誦句，求天主保佑他，念的時候十分熱心。據說，他常念耶穌受難禱文，隨念隨發痛悔，使見他的人感動到下淚。他憑着嘉言懿行感化了許多人棄邪歸正，其中有一個是姓楊的老婆婆。有一個教友娶了教外女子，却仍想認得天主，王賓便勸他，對他說：『老兄，不要忘記天主，離開天主呀。你總要常常想着天堂，把你的心、你的思想，歸向天上。你求耶穌吧，求聖母吧，盼望耶穌永遠不離開你，教你記着！』那個教友回說：『我沒有忘記天主，也永遠不會忘記我的』

天主啊！王賓聽了，就用好言安慰他，說：『但願這樣才好！然而你還該依靠天主，求天主賞賜你聖寵，佑助你，好教你有力量遵照天主的聖意，料理你靈魂上的事情。……天主爲救贖我們而降生，你也恭敬過天主，你該留心，不要下地獄才好呀。』

好幾次，有人聽得他表示過爲主致命的心願，說：『啊！如果吾主喜歡，我情願爲他致命！』可是一般講來，他也並不去自投羅網，故意讓差役捉去。當一八三九年風波險惡的時候，他曾躲避多時。他的家屬，再三叮囑他處處留心謹慎，妻子李氏更覺得很不放心，每對他說：『我們怎能躲避這危險呢？你要是有了三長兩短，教我們怎樣過活呢？』王老楞佐有時候不想逃走，便回說：『你怕甚麼呢？你的信德真薄弱極了！一切事情不是全在天主手裏嗎？……隨便天主安排好了！你要是少不得我的話，爲了你，吾主一定會留着我的命。……所以你不應該這樣害怕呀！』

這當兒，王賓見皮蛋生意沒有多大出息，便改業轉運貨物，籌集了紋銀二百兩作資本，買了幾匹馬，替客商駝運貨物到雲南。他以爲這是一注好買賣，却不料結果弄得一敗塗地。一次，他承運大宗貨物，却被那幾個押運的馬夫，起了黑心，連馬帶貨，一齊變賣了，分肥化用，逃得無影無蹤。這一來就教他賠本了，賠得差不多傾家蕩產。然而



老楞佐仍一味順聽主命，並不十分在意。只有李氏耐不得清苦，非但不能像他一樣，安貧知命，還天天埋怨丈夫吵鬧得格外厲害。他幾番勸她不聽，沒奈何只得一心忍耐，甚至躲在外邊，好幾天不敢歸家。那時，他曾對朋友談起他破財失睦的情形，說：『老哥呀！賤內天天咒罵我，抱怨不休，然而埋怨又有甚麼用呢？果然，我破了許多財，但我失掉的財物，原是從天主得來的啊……天主賞賜我這些財物，如今又收回去了，隨便天主的聖意吧。』我們聽了這些話，可知他的克己工夫，真是再完全沒有了。便是對他兇悍的妻子，也總是平心靜氣，言語溫和，不肯同她對爭對罵。有時候，他見李氏吵鬧得實在太蠻橫了，便說：『我總是肯忍耐的；不過我如果要換一個人，不見得像我一樣；肯讓你這樣咒罵吧。算了，你還是安靜些吧，我疼你就是了。』

他失敗了以後，便在貴陽聖若瑟經堂附近種蔬菜過活。無奈這種小生意掙不到多少錢；他整天辛苦，所有的收入，還不夠一家糊口。於是他只得再湊些本錢，開了一片肉莊，將就度日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平越州甯安縣等處大開聖教，副主教童保祿素聞王賓是個有德行的老教友，便派他去照料新教友，給他們教授經文要理，兼供差遣。幾時司鐸們有

了要事，要稟報主教或者向上峯請示，就派他專程送信。他担任這些職務，總是很熱心盡職，奉行差遣，也十分踴躍。他先到過團坡寨、木老坡、銀錠街、後坎上、村寨等五六處村子，後來又到過東南一帶的地方。每見教外人向他請教，他總隨時給他們講明白，更趁着新教友來看他的機會，給他們補講沒有學過的道理。咸豐六年，他奉了李萬美神父命，到興義府協助傳教。下一年，他在大麻屋勸化了十來家棄邪歸正，頓時聖化大行。興義一屬的教務，很有蒸蒸日上的氣概。不料這班新歸化的教友大抵都是虎頭蛇尾：起初大家高興非凡，到後來，却怕教外人和他們爲難，差不多個個退縮不前，回到從前的迷信生活了。於是王賓只得離開了大麻屋到普安廳，那裏已有一個保守教友何老董，給他的親友們講起過天主教的許多好處，所以請王賓去教他們學習要理，說他來開教，定有成功的希望。果然不久何老董的岳丈妻舅，和五六家隣居都歸化了，不滿一個月，保守的就有一百多。

據梅神父說：『王老楞佐回來的時候，非常快樂，告訴我在普安的成績。我就另派了一個宣講員，和他一同前往。那時候，看來一切情形總算不壞。有許多人願意進教，只怕官府要拏辦，所以還有些畏縮不前。其中有一個新保守，在地方上稍微有一點勢力

，曾由這兩個宣講員帶領同來謁見我。他要去看看省城裏的教堂，庶幾他回去的時候，好教他家裏人和新保守們確實相信，再去勸化他的親友們。當下我答應了。不料他們回去的時候，人心已經大變。天主教三字他們從沒有聽見過，不能輕易相信。教外人更怕這兩個宣講員是那擾亂地方的秘密會社派來的，因此，他們便開了一個會，議決以後不准這新教門再來宣講勸教。』

王寶雖知道事情不妙，却還不肯就走。普安的團首們就想用別的方法來驅逐他。這時候正當歲尾年頭，各衙門封印放假；到了新年裏，差役們更只玩耍，不管事。於是一般盜賊就趁此機會大肆活動。

那時，普安城裏起了一種謠言，說姓王的外路人很有錢，有人要在他身上打主意。留老楞佐住下的那家主人便對他說：『先生，早晚強盜就要到我家裏來打劫你。有人聽見他們說你一定很有錢；因爲你不做買賣，也沒有甚麼行業，却過得好日子；有時候，特別是主日上，你還有肉吃。……請你小心穩便些，另找一處地方住下吧，也教我得穩便。你犯不着冒這麼大危險呀！』主人勸他謹慎，說的話不是沒來由，所以老楞佐就依了他，定下主意，動身前往毛口場預備耽擱一兩天再到省城過新年。不料他在半路上，

聽到鎮寧州一帶盜匪縱橫，路途阻塞，不能晉省，只得退回毛口場暫且住下，等機會再走。

他原和毛口的教友們相熟識，和盧廷美更是志同道合，很要好，所以他回到毛口場，廷美等和他相見後，覺得十分高興，大家爭先留住他，不讓他動身。他們說：『先生，你同我們一塊兒過年吧！新年裏大家作樂，樂過一番之後，大概普安應就有好消息來了。那時，你就可以回到普安，不會再遭麻煩。況且這時候到貴陽，路上不靖；再則，你要趕這許多路，未免太辛苦了。你還是住在這裏吧，還是在毛口同我們過年吧。』他聽他們留得很殷勤，心裏感激，便答應了說：『好吧！既然你們要起造一座經堂，我更願意和你們在一起了。我可以給你們做點事，幫你們打打樁。現在我認捐一兩銀子；等過了新年，我們就開工。』

毛口場的教友們原想留王賓過年作樂，却不料是請他來吃苦；爲了起造經堂，竟致惹起了極大風波，使盧王林三位真福，在惡棍賊官互相勾結下，身首分離，爲主致命！

全世界各國凡是天主教聖化昌明的地方，守貞不字的女子，就格外受人敬重。在一般立志守貞的女信友中，有許多不但懷着一心歸向、終身奉事天主的志願，而且覺得這樣的生活在她們是一種絕對的必要。因此，中國天主教當初創時代，外方傳教會的雲南大司牧馬蒂亞主教 (Mgr. Enjober de Martilat) 便爲這些蒙主特選的女子創立了一個天主教貞女會，依照中國人的思想習慣，定下了一種寬大易守的規章。如今我們所要講述的林亞加大貞女，便是這個貞女會的一份子，她一生的操行和爲主捨身的剛毅勇敢，實足以永垂千古，做後世貞女的表率。

林貞女洗名亞加大，小時候的乳名叫招，生於一八一七年，即清嘉慶二十二年，是貴州興義府安南縣人，家住一個叫馬場的小村子裏，和縣城相距約十多里。她的父親叫國相，以賣鹽爲業，聰明誠實，秉性剛強，却是個謹守規誡的好教友；母親尹氏也是個賢婦人，享壽很久。他們倆都是新奉教的，是眞福張大鵬逃到安南縣避難時，勸化歸正的。貞女誕生的時候，國相已被官府拏去了，因爲決不肯教，正在監牢裏受罪；生下第三朝，她的母親便給她付洗。這一天，正是她父親發解到龍里縣的日子，過了三年才歸家；後來到了一八三九年，他又被捕下獄，縣官逼他背教，他甯死不答應，就挨了三

## 十大板子。

國相從龍里縣回家後，見貞女聰明秀麗，便很鍾愛她。七歲上，就教她讀書識字，又請兩個熱心教友教她聖教經文要理。她的母親也用心管教她，教她學習女紅，使她養成勤做手工的習慣；後來，她一輩子靠做針線消閒，一天到晚，十分忙碌，却總是十分高興，喜歡做這種工作。她年紀還很小的時候，她的父親已照那時的風俗，把她許配給一個教友了。這件事，貞女一點也不知道；從前專制時代，兒女的婚事原該由父母作主的，不管子女願意不願意，就逕自定下了。這種制度現在是不行了，可是那時候的風俗是如此，國相的舉動，不能說他不對。但貞女心裏早已定下了守貞的志願，要專心奉事天主。她到了十八歲，她的父母才把許配劉家這件事告訴她。她原是個極孝順的女兒，可是這回，她爲了要順從天主的聖召，就不能順從父母的嚴命。她於是先把自己定下的志願稟告父母，然後講出一番大道理，使他們明白她所以立志守貞的緣故。她的父母也是熱心的好教友，聽她講的很不差，也就不再勉強她。於是兩家商議好，解除了婚約。

這一年，劉瑪竇神父到馬場，貞女便去把自己的志願，詳細稟告一番。劉神父見她真的有志向，便教國相把她送到省城裏，到從四川來的袁依搦斯貞女管理的學堂裏讀書

。這是當時貴州全省唯一的女學堂。那時，袁貞女已有了年紀，教授女學生很有經驗，各處都需要她，所以神長們把她調來調去，到各處去開學堂，使各會口奉教人家的女孩子都能得益。這當兒，她正在貴陽開學堂，所以劉神父便命亞加大到省就學。

不料林貞女進學堂後，只過得兩個月，教難又發作了。學堂裏的女學生們於是都各自回歸家鄉。林貞女却跟她的老師袁貞女同逃到遵義縣龍平壩劉姓家裏，繼續讀書，住了近兩年，才回家探望父母。這時候，正當國相二次被捕下獄，家裏的財物早被差役和匪黨劫掠一空。貞女歸家後，見母親度日艱難，便幫助老母辛勤操作，多做些針線來貼補家用。有一點空閒，就獨自研讀教中書籍；不久，她把所有教理書一一讀完了，連辯駁道理的書籍也已看過。

那時，有一位華籍司鐸劉多默神父管理着興義一帶的教務，大概每年巡行各會口一次。他見林貞女才德過人，便派她教導安南、興義兩縣各會口奉教人家的女兒。她揀一處安靜的村子——大壩田——在某教友家裏立了一個學堂，使這班女孩子們住在一起，用心教訓她們。學堂停辦以後，她仍回家中安住。她在家熱心恭敬天主，又孝敬父母，幫做家常雜務，閒來看聖書，做針線，說話行事十分謹慎，待人接物十分和氣，所以合屬教

友個個都敬重她。

後來，她的父親去世了，母女倆更覺得孤苦無依，難以度日，便搬到鎮甯州驕雞井地方，國相養子林文亮家中住下。文亮原是尹氏前夫的兒子。她先嫁給劉姓，生下了一子一女；後來，夫死之後，再醮給國相，先生貞女，接着，又生了一個兒子。不幸這個兒子早夭，國相沒有兒子，便收文亮做養子，把他撫養成人，各立門戶。國相死了以後，貞女便奉她的母親，去依她的哥哥度日。劉多默給她立一個小學堂，教訓教中幼女，准她正式發願守貞，因為那時她已滿二十五歲了。

貞女在文亮家住了一年多，姑嫂間十分和睦，這在中國是很難得的。不久她的嫂子死了，她更用心照顧兩個姪兒。她在這村子裏住下了以後，憑着她的好表樣，領導教友勸化了好些人，成立了一個小會口，所有奉教的都熱心守規矩。因此，大家說驕雞井雖然是一個小會口，却可以做各會口的模範；又異口同聲，承認這是林貞女的功勞。

貞女勸化某姓人家的女兒進教，便想替她的大姪兒向這家求親。不料這個女子的父親起了壞念頭，竟對媒人回說：『好吧，不過這頭親事須是兩頭親才行。』做媒的教友們聽了這些話，便知這人不懷好意，想娶林貞女做續弦：他既有這邪念，說不定要用強



暴手段來搶她，便去照實告訴她。貞女怕那人果然有惡意，便把這件事攔起不提。可惜貞女鍾愛的這個大姪兒不爭氣，早就欠下了一身債。這債主也是個教友，姓王，洗名方濟各。債主逼索得厲害，她的大姪兒沒法支吾，就尋短見自盡了。貞女心裏萬分痛惜，一時氣忿，便切齒痛恨那姓王的，不肯寬免他，竟一年不領聖事。童神父知道了，一時便責備她，對她說：『怎麼，你要做聖女，却這樣記仇嗎？記了這許多日子還不夠嗎？』亞加大於是認錯了，當下改變主意，寬免了這個仇人。

這當兒自斯德望主教 (Mgr. Albrand) 正代理貴州教務，還沒有陞主教。他蒙天主賞賜他一種特別本領，識得中國人的品格。當他到驢雞井和林貞女初次相見的時候，便知道她大德不凡，而且很能辦事，因此大加賞識，說：『他從沒有遇見過一個更像法國好女兒一樣的中國女子。在他所認識的中國青年女子中，要算她是第一了。』白主教於是派林貞女到省城裏管理童貞院的女學堂。從此，貞女就拋棄了家庭生活，專心從事於教育事業了。她先後到過大壩田、馬鞍山、楠木廠、景家坑、天生橋、泥蕩等處，在各會口教導女生們。貴州多山地，道路崎嶇，很難行走；況且那時婦女們都纏足，走起來更是加倍困難。可是林貞女一心奉事天主，不辭艱苦，便鼓起勇氣，從這裏走到那裏，

扶着杖，攀山越嶺，緩步徐行，從沒有說過一聲苦。

當時，有幾個認得她的人，講她是這個模樣：『她站得挺直，姿態端莊，一舉一動，雖然簡單隨便，却稍爲帶一點高傲的神氣；走路時脚步沈重，却不是循規蹈矩地踱着方步。她的面龐，稍爲帶長一點，臉色還算白淨，臉上的紋路細而不紊；眉濃眼黑，目光和善；這一切都足以表現出一種卓爾不羣的氣概。』她的打扮可說再樸實沒有。她早就把耳環擯棄了。她也依照中國人守貞或是守寡的風俗，擯棄了一切珍貴的飾物，只帶幾個銀戒指和不值錢的手鐲。她穿的都是布衣服，除了過年過節，穿幾件比較鮮明的月藍色衣衫外，平常時候總穿着顏色灰暗的衣裙，但她總不肯用有花紋的衣料和鑲滾，每說：『這種裝飾，在專心奉事天主的人是不相宜的。』她受着專制時代惡風俗的壓迫，沒奈何把腳裹小，却不像世俗婦女一樣，在求美觀。她的頭上終年纏着黑布，到了夏天再加一個白布套，這也是中國西南內地的風俗。

她天性活潑，作事爽快；有了病躺在床上不能動彈，便覺躁急難受。可是她會和一個有病的女同伴住在一屋裏，過的日子很長久；病人的脾氣又很壞，誰都受不了，她却萬分忍耐着，事事隨順她。因此，人人稱讚貞女有德行，都說她克己功夫真了不得。她

雖然生性好動，却不肯出頭起意，胡亂做事，至於輕狂放肆的舉動，更不用說是決不會有的了。她對人說話，總是面帶笑容，和顏悅色，常用着溫和的語調；不拘甚麼光景，從沒有疾言厲色，却也從不放棄大笑。

貞女度量極宏，她的父親去世後，曾給她遺下了五十兩銀子。她用三十兩在興義馬鞍山買下了房屋田地，立一座小經堂，把田裏的收入用作神父來堂舉祭的開支。不用聖教會的公費；她在各會日教經的時候，每見司鐸們前來行聖事，便替他們盡力效勞。她在省城裏管學堂的時候，往往有大批信衆來與彌撒，領聖振。遠來的教友們如果缺少吃用，主教便對他們說：『你們帶的糧食不夠用，不妨到林貞女倉裏去拿，她一定肯給你們的。』學堂裏幾個窮苦女學生的飯食，也由她個人供給。

她這樣慷慨，賙濟他人，那裏來的錢呢？這無非是因她勤做女紅，省吃儉用，撙節下來的一點兒罷了。她待人這樣寬厚，律己卻又那麼謹嚴。她的衣食用度，省儉得異乎尋常；不但吃的沒有好東西，還時常守大齋。有人對她說：『你按着聖教會規定的齋期守就夠了，何必這樣受苦時常挨餓呢？』她回說：『現在你不知道，將來你就懂得了。』她自己煮飯菜，每天吃的總是很粗糲的東西；往往一年只費四五千文錢買小菜。她

說：『聖教會的錢，是向歐洲各國的教友們捐募得來的，分文不該浪費。』她時時處處，端莊貞靜，輕易不同男子交談；凡是年輕人聚會的地方，更是極端留意，遠遠躲避。童神父會記着道：『我確實知道她心清形潔，始終如一，從沒有犯過不合貞靜美德的大過失。也許是出於她的天性，或者是出於她的德行，她曾自認年輕的時候，從不曾有過一切有背潔德的偏情。不過她似乎稍為有一點私愛，算是她的唯一缺點。』這樣說來，她的品行的確是無可訾議了。不論教內教外，從沒有人說過她半句壞話。

她在學堂裏教習的時候，講的話非常明白清楚；她打起精神，循循善誘，使學生們用心攻讀。那時候，學堂裏雖然進行着用戒尺來管教學生們，但林貞女却不喜歡施行夏楚，寧願費些心，用勸導鼓勵的方法。要是有幾個學生讀的書背不出，她便對她們說：『怎麼！你明悟裏還記不得這幾個字嗎！快快用心讀吧！……可是今晚上，第一，你得求天主開你的明悟呀。』

退了課，她就念經，做手工，看聖書。她生平最喜歡看的是：「聖年廣益」、「正思指南」、「聖母行實」、「默想指掌」、「童貞修規」、經本、禮規等。她平日沈默寡言，教誨的時候，却又孜孜不倦。她的判斷很正確，度量很寬宏，待接物又很和

善。因此，她對教內外，都有極大的好影響，做下的好事真不少；不但學生們受惠不淺，便是衆教友也得到了許多益處。據董神父的記載，她非但毫無貽羞聖教的事情，恰是相反，却有許多立壞表樣的教友因她而斂迹；也有許多壞事情被她阻止。她所到的地方，住下的時候雖不多，可是全會口的教友受她感化，就比從前改善得多了。

一八五四年，貞女在馬鞍山地方，那時，馬奧斯定神父正預備到廣西去傳教，一時間着，便到馬鞍山來看顧教友。馬神父來華後，學中國話進步很遲緩，這時還沒有學好，閒來便請貞女給他指教。貞女站在房門外，手指着這樣那樣的東西，說出各種物品的名稱，教給他，雖然覺得費力，却仍不怕辛苦，耐心教授。據董保祿神父說，亞加大教馬神父學習中國話教得真不差。馬神父也盡心引導她，給她許多好教訓，啓發她的熱心思想，報答她的辛苦。中國人的舊風俗，大家都喜歡趁早做壽材，好教死了以後，不愁沒棺材安放屍身。林貞女也未能免俗。一天，馬神父見貞女屋子裏放着一口很體面的壽材，便指着問她，說：『這有甚麼用處呢？』貞女說：『幾時天主召我，這就是我葬身的棺木呀。』神父說：『你要是願意在煉獄裏，多受些苦，不妨這樣。至於我，幾塊薄木板，就夠了。』貞女聽了神父的話，頓時大澈大悟，便把這口棺材賣了九兩銀子，對

人說：『我死了以後，只須用七百文的棺木就是。』

當一八五三年毛口場開教的時候，副主教童保祿司鐸派林貞女去教訓新奉教的苗族婦女。這真是一種格外困難的任務。這地方極貧苦，不必說，苗人又是半開化的民族，知識低劣，自己沒有文字，用的是漢字，念的字音却又不同。腦筋極簡單，只理會得現世生活所有物質上的需要，懂得抽象的事理。貞女奉命前去的時候，便已預見前途的黯淡，和未來的苦楚了。她受命後，便準備做犧牲，忍受一切苦難了，她給童副主教的答覆，滿顯着她的信德，和謙遜愛人、感恩戴德的真心誠意。她說：『神父不辭棄家鄉，別親友，到這貴州的野蠻地方來救我們的靈魂，我是一個大罪人，如今爲了光榮天主，和精神父救靈魂的緣故，受些苦，倒敢推辭嗎？我一生罪過大而且多，還沒有自動做得甚麼善功，但願天主賞賜我有機會立一點功勞，補贖我的罪吧。』

她於是動身到毛口，在盧家住下，熱心盡她教習要理的本分了。她教那幾個苗族婦女學習經文要理，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；她的辛苦，她的忍耐，幾乎教人想像不來。除非是在場目視，或是親身經歷過的人，誰都不能理會得。一班從她學習的苗族婦女，也都欽佩她的熱忱毅力。她們見了人，每說：『啊！亞加大貞女爲了我們，真費心哪，念

起來多麼清楚，多麼慢啊。」她於是格外明白傳教士們捨棄家鄉遠適異國自願犧牲的價值了。因此，她就不忍見有人對新來的西洋傳教士有半句譏嘲戲侮的話：一見有人對西洋神父們稍爲失敬，她心裏便感覺極深刻的痛苦，比受侮的本人，還要難受。一天，有一個女學生問她：『你出身文明富庶的地方，怎麼敢到這蠻夷的毛口場來呢？』貞女便欣然回答，對她說：『我奉了聖教會的命，調到你們這裏來，給你們盡做教習講道理的本分。我十分情願接受這個差使，他們給我這個機會使我和你們成了同教的好朋友，真教我心裏歡喜哪！否則我就決不會認得你們咧。』

她初到毛口的時候，費了兩年心血，只教得幾個苗族婦女領洗奉教，心裏感覺着極大苦悶。但她教了三四年就漸漸見功效了；當一八五五年，她見自己教誨的女學生個個都得領聖洗，領堅振，心裏已覺十分快樂。下一年，她再給她們預備領聖體。更覺得滿懷神樂，欣慰無量。她在毛口這幾年的功績真不小。童神父曾說：『我想沒有她，教士們縱然十分努力，這個小會口也必極難維持。』

這當兒，她又有一個表明守貞志願的機會。那時，盧真福歸化的日子還不多，還沒有領洗，不懂得守貞事主要比成家婚配高尚的道理，所以他的妻子白氏死了以後，便有

娶林貞女作繼室的意思。林貞女知道了很生氣，認爲受了重大侮辱，便決計當衆責備他一番，好教他明白不該有這種妄想。盧真福仔細一想，也知道自已錯了，便親自去向林貞女認錯道歉。她本來想發作，但見廷美認了錯，就不再責備他，只對他說了幾句熱心話，就算了事。

她和馬奧斯定神父初次見面的地方便是在毛口。她到毛口教了近兩年新保守，覺得困苦難堪，便回馬鞍山休息。因此又和馬神父相見，她得到馬神父的啓迪，又見他救靈心切，神火炎炎，不禁大爲感動。從此，她心神超拔，勇氣倍增，不怕艱難困苦了，在家住了幾天，便回到毛口，繼續供職，孜孜不倦地教誨那些愚笨的苗女。大家不時聽她說，要效法她的主保聖女亞加大，『爲耶穌基督而流血。』她又說：『升天堂有兩條穩妥的道路，一條是守貞，一條是爲天主致命。可是致命的道路更近：爲天主致命流血，一霎時就把靈魂洗淨了，可以一直升天堂，不像老死了，帶着罪惡，要去受苦做補贖。』這就可知貞女一心仰慕天堂，後來致命，早已有此心願，這兩條道路都給她走過啦。

將近一八五七年的時候，貞女陪着盧真福的女兒到貴陽去進貞女院。那時這修院只



有三個修女：劉羅撒、劉亞加大、和李瑪利亞三人。劉羅撒做着院長。她怕林貞女來代替她的職位，便盤問她來省的宗旨。林貞女熟悉禮貌，便笑着回說：『我聽白主教和神父講起你們，所以我特來拜望你們，見見你們的面，將來到了天堂上好認得你們呀。』可是她雖然回答得這樣得體，劉羅撒還覺得不放心。過了幾天，她們到六冲關散步的時候，她在談話中，講起了鄉下各會口的守貞姑娘，便乘機吐露她的心事，說：『我們在省城裏教了多年書，教慣了，鄉下的苦日子真有點過不來呢。』但林貞女竟像外交界的老手一樣，答覆得不着邊際，她說：『鄉下地方好事越難做，也就越有功勞啊。』

林貞女到了省城裏，在女貞院暫住的時候，每每用好話教訓院裏的修女們，教她們怎樣聽命修愛德。她最關心的是劉亞加大，不時對她說：『對你的同院姊妹們，你該良善忍耐才是。』一天，劉亞加大犯了一樣小過失，羅撒院長去告訴貝爾尼神父。劉修女心裏氣憤，竟不肯做事盡本分。林貞女知道了，一面去安慰她，勸她聽命，一面去求貝神父看她年輕不懂事，寬免她的過失。以前，看來貝神父還不知道林貞女是怎樣的人，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，就明白她是個很有德行的天主忠婢。

過了幾天，亞加大動身回到毛口，預備過諸聖占禮，却不料三個月後，便在那裏和盧王兩真福一齊致命。

咸豐七年十二月，正當公元一八五八年一月中旬，盧王林三位真福在毛口預備過年，萬料不到會突然遭遇殺身的大禍。因為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中法兩國已訂了條約，准中外人民學習天主教。那時貴州境內教外人士，雖則多少懷着仇教的情緒，却還能相安無事，總不至釀成這樣的慘案。無奈在這漢夷雜處的毛口，和省城相去遙遠，交通又極不便，封疆大吏，不屑過問，小小的地方官便以爲天高皇帝遠，擅作威福，貪贓枉法，草菅人命，簡直不當一回事，因此三位真福就在這暗無天日的酷吏淫威下，被那弁髦法紀、任意虐民的廊借廳戴鹿芝得賄殺害了。

廷美等一班新教友，久已有心起造經堂了，這當兒便把捐得的銀兩，買下木料，預備動工興建，只是地址還沒有擇定。王賓到毛口後，廷美便和他商議地點問題。依王老楞佐的意見，經堂不妨造在後村空地上，離開鎮上約半里。廷美却主張造在本族的祠堂後面，大家也就贊成了。不料這件事竟掀起了極大風波，因着他叔父的懷恨，廷美被貪官殺害，連累了王林兩人一併致命。

他有一個叔父盧三名叫文才，本來和廷美還算合得來。當初他見廷美研讀教理書籍，也曾表示過願奉天主教的心意，後來，廷美勸他皈依真教，他却一味廷宕，結果竟做了魔鬼的工具，專和教友作對，因而對他的姪兒，更加切齒痛恨。他爲甚要這樣懷恨呢？第一，因廷美在地方上本來很有些勢力，求教他的人很多，文才沾光不少。可是他奉教後不肯再管閒事了，他的這個叔父也就得不到好處。第二，廷美謹守教規，不能再出錢修祠堂祭祖宗。第三，這回廷美要在祠堂後面造經堂，他認爲壞了祠堂的風水，更把這姪兒恨得入骨。他知道了這回事便和他的堂姪廷瑞暗中打算，設法破壞。可是造不造是廷美的主權，他怎能干涉？他眼看經堂開工建造到第五天，便昧却天良，安排下毒計，不願至親骨肉，定要把廷美殺死，才算洩了他的仇恨。

盧三於是悄悄帶了他的堂姪廷瑞一同到廊廡廳衙門，求見廳官戴鹿芝，先編下了一大篇鬼話對兵丁差役們講：『有一個天主教傳教師剛從省城裏派到毛口來，住在盧大先生家裏。盧大先生正邀集了一班信天主的，造一座經堂，比我們的祠堂還要體面，好教人瞧不起我們的祠堂。』當然差役們以爲這是一注好買賣，便領這兩人去見門丁，門丁又聽他們講了一遍，便帶他們去見廳官戴鹿芝，門差進呈稟帖的時候，附帶呈上了壓帖

銀子三十兩。

戴鹿芝，字商山，是浙江人，身材高大，長臉子，三眼鬚，看來很嚴厲，因為剿匪有了功，才得陞任這六品官職，在廊岱的教外人，因為他肯殺教友，算他是個好官。這回文才的稟狀呈進後，他見只有三十兩銀子就要他把廷美辦成死罪，覺得不值得，便加以駁斥。盧三不得已，第二次加了三十兩，他仍不准，第三次又加四十兩，一共湊成一百兩，他才批准了。盧三見了他，便說：『廷美從前原是個大好人，我們有了事他辦得很不差，斷得很公正。可是他自從奉了天主教，我們地方上的事情，就都一概不管了，不肯再替我們排解，也不肯參加公益善舉了。現在他正在破壞我們祠堂的風水哩』。說罷，又添上了許多花言巧語，請戴鹿芝親自下鄉查禁天主教，把廷美等一班教徒依法懲辦。戴鹿芝得到了銀子，也就答應了。這一天，是咸豐七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即公元一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。

下一天，戴鹿芝先派兩差役借查訪他案為名，到毛口場去探探教友們的動靜。兩人於是去和保正場頭小甲等秘密商議一番，定下了捉拏廷美的詭計，由書辦寫了一份報告給戴鹿芝，好教他放心前來，依計行事。這原是專制時代貪財愛命的地方官，對付平民

——尤其是剽悍的苗族——的一貫方略。

戴龍芝得到了報告，知道不會有禍事，便不動聲色，坐轎出郿岳廳東門，兜了一個圈子到西門，却不進城而走進那城外的曾家店，在那裏寫了幾封機密信，專差送到毛口場，探問廷美等一班教友在家不仕家。差人去了，一會兒，盧三，廷瑞和保正的回信就送到了。戴龍芝於是立即帶了二十名兵丁差役，動身向毛口進發，在日落黃昏的時候，到達了目的地，見有一班人站定迎接，爲首的便是那盧二。說起來真可惱，那時盧三穿戴的長袍大帽還是向廷美的父親文富借來的。

戴龍官下了轎，便在那官路邊張老五開的客店裏，擺下公案傳集了鄉約保正等在旁伺候。毛口的教友誰也想不到這是他安排下來拏辦他們的詭計，大家以爲戴龍官是來察勘案情，或者查驗河工。他於是開始行事了，先傳盧文才，楊文光，陳二，方四等四個村長進去和他相見，計議一切，這四個村長除了文才是苗族外，其餘都是漢族。他同他們商議停當，便進晚餐，吃罷便派三個兵丁去傳廷美和王賓兩人到案聽審。

這當兄廷美等一班教友正在大廳裏公念夜課經。兵丁們走到大廳上，很溫和地做個手勢，招呼盧王兩人出去。廷美一切見公差到，立刻明白他們奉命而來，便隨手拿了兩

本教理書，一份道光二十四年中法兩國所訂條約原文的抄本，同士老楞佐跟着差役一同前去。

到了官面前，盧王兩真福便跪下聽審問，這時候已有許多人成羣結隊來觀審了。戴麗芝先問廷美：你叫什麼名字？——我叫盧廷美。——你奉甚麼教門？——我信天主教。——這天主教是甚麼教？——天主教就是中國書上所說的「天」，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我所奉的教，實在就是古時候讀書人所信奉的本性的教，也就是孔夫子和老子所奉的教。——天主是什麼？你講明白一點。——天主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大主宰。四書上還稱他爲「上帝」。所以我恭敬他。——你真弄錯了。既然你是聰明人，你爲甚不學本府呢？世界上只有士農商三教，除此以外，你怎麼相信還有甚麼天主教？你看這不是糊塗蠢笨嗎？你難道不曉得人養的是人，牲口養的是牲口嗎？萬物的本性豈不全是這樣嗎？那麼，你怎說萬物是天主造的呢？你說，這是那個教給你的？誰是你的師傅？——我沒有甚麼師傅，我自己看了天主教的書，才知道，我自己仔細考究過他們的道理，奉教也是我自己願意，從沒有甚麼師傅傳授。——你快快背棄了這個教心，不然本府就得重辦你。——小人願意受罰，要我背教却不能。——你的父母還在不在？——我的父

母還在，他們都已八十多歲，我們弟兄姊妹一共有四個，十幾年前早已分家了。我們各自輪流供養父母的衣食日用。——怎麼？你和兄弟分了家，教父母像叫化子一樣向你們挨家討飯吃？那你已經忘掉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端教訓啦，還不該罰嗎？再則，這天主教和他們的教理書，不是本國皇上欽定的，這是外國教呀，你何以要信奉外國教呢？到底你是有師傅的啊！你要是老實告訴我他叫甚麼名字，本府就饒了你。』

審到這裏，盧福仍一口說定沒有師傅。他一再聲明說他自己買了幾本教理書，仔細看幾遍，便明白天主教道理是真的，因此自願信奉，實在沒有師傅教他學習。接着廷美又說：『天主教實在我國古代的真儒教、講的都是真道理，所以道光二十四年曾奉上諭准人民學習。』說着便把所帶的教理書和條約抄本呈上。戴鹿芝請他詳細審閱，戴鹿芝接在手裏正要翻開閱看，豈知盧三和鄉約保正早已互相勾結，狼狽爲奸，當下便一齊上前急忙阻止，說：『大老爺，這些書看不得，一看，就成天主教人了。』這糊塗官當眞害怕起來，不敢翻開一看。他呆了一會，便對廷美說：『盧廷美，本府很替你可惜，你這樣聰明有學問，也會這樣執迷不悟，本府要你做好人，希望你改變過來，今夜裏你且回家去仔細想想吧。』

說罷，戴鹿芝便審問王賓：『你叫甚麼名字？——我叫王賓。——你是那裏人？——是貴州省城人。——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——我來教書。——有多少學生？——有五個學生。——這裏不少教書先生，爲甚你從這麼遠的地方來教書？——我受了人家的邀請才來的。——你爲甚不住客店，却在盧廷美家住下呢？——他留我住下，因爲我也是個信奉天主教的人。——新年快到了，你爲甚不回家過年？——我好幾次要回去，只因路上不平靖，幾番不能去。——明天本府派兵送你回省。——沾大老爺的恩。』

廳官於是把盧王兩人發放回家，吩咐退堂。但當他們跟聽審的羣衆分散的時候，戴鹿芝忽然又喚住廷美對他說：『本府很可惜你，你回去必須仔細想一想，本府見人殺了一隻鷄，都要心痛，你懂得嗎？』廷美回說：『我懂得，大老爺要我死，我死不妨，若要我背教，却萬萬不能』。說罷，便退出來和土賓一同回家。戴知府見他走了，便對他的左右說：『可惜這個盧廷美很有學問，却信奉這種邪教，看來要他覺悟是沒有希望的了。』

廷美帶王賓回家後，他的妻子女兒已等得不耐煩了。他便把廳官審問的情形對家人細細說了，隨即教訓他的兩個兒子說：『我想明天官還要審問我。阿高，阿綿，你們



該孝順母親，不要惹她生氣。你們要勤儉，種田過活。欠我們錢的，你們去向他們收討，他們要是肯還債，你們就收下；要是不肯還，或者竟起壞心，就不必硬要他還。第一，你們該熱心，每天總得好好念早夜課。」接着他又特別叮囑阿高，對他說：『你別怕，也許這回的事情也像在永甯州時候一樣了結。明天假使官把我帶進廊岱城，你就進城來，看看我怎樣。我再吩咐你，不要害怕，我已經要死過好幾回了，這回死了也無怨。』

這當兒，廷美已決定爲主致命了，便對他的母親重新申說一遍。他說：『娘啊，艱難已開始了；這原是件好事情，真是再好沒有。我們甘心忍受這患難吧，不要求苟免，只是你別怕。』

隨後他和王賓去見林貞女，想給她安慰一番。對她說：『亞加大貞女你別怕。我們會同那廳官講論天主教道理，講了好久。我看廳官後來講的話還好。實在我們沒有甚麼可怕。』林貞女便回說：『你們預備自己的靈魂吧，說不定致命就在眼前了，或者至少你們要拿進廊岱城受審判咧。』

廷美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裏，便對他的左右說：『只怕我就要爲天主致命了，現在我

一心依靠着天主。』於是合家人草草吃罷了夜飯，便各自分手去安歇。廷美和王賓，却獨自在房裏，澈夜醒着，祈禱到天明。

據當時熟悉這件事情經過情形的傳教士們說，那時盧王兩位真福都知道得很清楚，盧三這班人極力運動戴鹿芝把他們處死，但他們却不肯逃走、躲避。因為他們一逃走，毛口新奉教的衆教友，就受了累，大家都要遭難。他們倆希望自己死了，就可以使毛口的新教友免遭打擊，所以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，作爲全體教友自由信仰的代價。至於戴鹿芝一方面，怎肯放他們回家，這却有些令人莫明其妙。當然，他料不到他們有這種甘心就義的慷慨胸襟。難道他見毛口沒有衙門，沒有禁押犯人的班房監獄，因而放他們回去嗎？這是決不會的，因為他帶來了這許多護兵差役，又有鄉約保正等聽差遣，把這兩個斯文人押在客店裏，決不會沒人看守的。也許他見盧王兩位真福並沒有犯下該死的重罪，同時又怕盧三等一班惡霸和他結怨，所以故意放他們，教他們有機會逃走。或者，他還要查訪他們的罪狀，好把他們拿到廳衙門，用比較合法的手段，把他們處死；他的用意究竟何在，至今成爲疑問，沒有人能加猜度。

但我們讀了梅神父下述的記載，足見戴鹿芝把盧王兩位真福釋放歸家的主要原因，是

盡力催促廳官，趕緊辦理這件案子，尤其是盧三一力承當，定要把自己的姪兒辦成死案。那天夜裏戴鹿芝在客店中反覆尋思，徬徨無主。他明知盧三挾嫌妄控，要他屈殺無辜，這重大責任，他覺得實在擔不起；要是不依吧，却又怕盧三煽動鄉民叛變作亂，在這盜匪猖獗的時代，說不定要鬧出大亂子，不但壞了自己的官職，也許連自己的生命都不保。他愈來愈想，想不出一個好辦法，便又和鄉約保正等商議了很久，可是誰也不肯擔這天大干係，依然決不定一個主意。盧三見他遲疑不決，便極力陳說天主教是邪教，爲首的人，非嚴辦不可，好歹由他獨自承當，決不帶累別人。於是戴鹿芝也像比辣多一樣，答應了他的要求，決計把廷美等處死。

然而戴鹿芝還不願命手下差役行刑，盧三等一班惡黨便自己在本地方找到了三個人代做劊子手，同他們講好殺人的酬勞費，隨後又去揀定殺人的地點，準備把廷美等拖到就開刀，用不着審判，也不遵照國法，詳報上司，奉旨批准了才執行。

一到清晨，戴鹿芝便由盧三陪着，同到河邊，察看那擇定行刑的地點。他命差役們在這臨時刑場的四角插了四面旗；兩面是紅邊的黑旗，兩面是藍邊的白旗。三個劊子手

也已到場了，正在那裏霍霍磨刀，準備一試好身手。

戴廳官回到客店裏的時候，已是將近八句鐘了。當下他就差人去捉廷美和王賓到案。那時他們倆正循例和教友們共同念早課，一見公差們便遵命動身。有幾個教外人和公差們同來；盧三也在內，一路走還一路迫他的姪兒聽從官府命背教救命。他說：『你得背棄這天主教，否則你就死。』

盧王兩人走進了客店，便見戴鹿芝已在上房左角設案坐着，背對圍堂，後面站着吏胥和護兵們。公案旁邊另擺着一張小桌子，上面放着筆墨硯，和一張粗黃紙，有一個書吏正傍桌坐着，專等錄供。這張桌子邊有一扇門開着，可以看得見裏面廚房裏來來往往的官僕們。他們倆走到公案前，便叩首下跪，王賓跪在廷美的左邊。其他著名的幾個教友也已被捕到案了，納所的楊保祿和另一教友在案邊跪着。還有幾個教友却在廟屋裏坐着候審。

戴鹿芝一見廷美捉到了，便問他：『你爲甚麼不信奉儒教？世界上的教門多得很，有牛教、馬教、和人教，你是個人便該奉人教，這便是儒教，惟有儒教才是真教。盧廷美，你怎麼聽了人家哄你的話就相信呢？你怎麼受騙到這種地步，自己迷惑不算，還要

替它宣傳呢？本府怕你要鬧出大亂子，擾亂治安咧。你原是個讀書人，却不料你這樣執迷不悟！地方上的公事，你一概都不管，你吃的苦一定很不少，還要帶累別人一齊受苦，現在你後悔不後悔？你果然不懊悔嗎？以後你肯不肯像從前一樣，辦些公益事，教大家有好處？你要是肯依本府的話，本府就饒了你，放你回去。」

這當兒，盧真福只須含糊答應一句，就可以不死了，然而他篤信真道，憑着他百折不撓的精神，發抒他真知灼見的大學問，對戴鹿芝侃侃直陳聖教道理實是千真萬確，他自己曾經有過深切研究才信仰，決不是盲從受騙的。他說：「我信奉的是聖教，怎能後悔呢？天主教真是再好沒有的宗教。未有天地以前，便已有這個教了！它恭敬的是至高無上天地萬物的大主宰，實在是真神。我未奉教前，早已把它的道理和全部綱鑑比較過了。經過這番研究之後，它的真道真理就顯而易見了。這的確是最好的宗教。如果大人心裏還有甚麼疑惑，小的不妨把天主教教我們遵守的十誡，念出來給大人聽聽。」

廷美於是把天主十誡逐條背誦一遍。戴鹿芝假作不懂，等他背完了，便問他：「這十誡從那裏來？書上有沒有根據？」廷美回說：「剛才我說過，我讀綱鑑，便找到了天主教的規誡，至少大意是如此。因為不但教友們講十誡，便是教外的正經人，也懂得這種

眞道理眞知識。比方，十誡教人「一、欽崇一天主」，他們可不也知道該敬事神明嗎？「二、毋呼天主聖名」，這就是說不得違反真情實理，憑空發誓。那麼，誰敢說第二誡禁止得不對呢，「三、守主日」，是命人七天中該有一天專務祈禱，這一天不得做粗重的工作。」

廷美說到這裏，戴鹿芝就打斷他的話問：「難道你們七天中只有一天祈禱嗎？」廷美回說：「這第七天是專門恭敬天主的日子，這天上半天，我們完全用來念經、求天主、專務神工……其他的六天中，我們每天要有三次祈禱，不過念的經短一點罷了。」接着，廷美便講第四誡：「四、孝敬父母」；這一條誡命，教我們敬重父母服從他們的命令。教外人不是也該守好這種本分嗎？」隨後他又把第五誡以至第十誡逐條解說，證明十誡中沒有一條不是眞道理，凡是有理性的人，個個都容易懂得；又說：「天主教教友不好不盜，不嫖不賭，都要學做正人君子，又不詐人，害人，不欺侮人，守王法，敬官長，總之都是良民，都是好人。」戴鹿芝聽了，默默無言，便拿起水煙袋，微微點頭，抽了一口煙，然後對廷美說：「你必須背棄這個教，只要你答應本府便把你開釋。」

這當兒，便有某村長，走到戴鹿芝跟前，對他說：「我說這個人一點沒有悔教的意

思，大老爺再三開導他，他還是這麼固執哪。」他說這些話無非是怕廷美當眞肯悔教，或者說句誑，戴鹿芝就放了他，所以每聽得官說出這樣的話，就過來攔擋他。可是戴鹿芝却不理他，仍催廷美快背教，說：『你到底悔不悔呀？你如果不悔，本府就要定你死罪啦，你懂不懂？你知道不知道呀？』廷美說：『小的不能悔教，我奉天主教並沒有犯下甚麼大逆不道的罪名，我信奉的教沒有不好的地方。我要做個修行的人，念經修行難道是壞事嗎？我決不背悔。我奉天主教是要行善立功勞，我頭落地的時候，我的功行就圓滿了。大人，你讀書懂道理，才陞了官，小的研究天主教道理，才得聞大道做了教友，怎可放棄呢？』官見他執定不背教，便問他：『本府定你死罪，辦得錯不錯？』廷美回說：『不錯』。

戴鹿芝於是轉問王賓：『你到這裏來幹什麼？——我從普安廳回來，路過毛口時被掣的。——你從普安回來嗎？怎會在盧廷美家裏被掣呢？——我和盧大先生有交情，他到貴陽來的時候，我也留他的。我到了這裏他就很客氣的留我在家裏住幾天。』王賓回答的時候，眼望着地，講話的聲音也很低，不像廷美一樣，放大胆子，昂起頭，望着官的臉上，侃侃而談。

這當兒，便有幾個在旁聽審的鄉人們——其中有俞周蕭三家的族長——搶先稟白，對官說：『大老爺，這個王先生時常到這地方來，要在盧大先生家裏住上半月十來天，天天在屋裏和近處的教友們公同唱經，我們看他們是打算要造反，因為我們不懂他們念的是甚麼經！』

接着，戴鹿芝便問：『你要是路過這地方，在朋友家裏歇一天還不夠嗎？』王賓不回答。官就說：『那麼，你原來也是吃教的，你到這地方來傳你們的教，引壞毛口的好百姓！你進了教，就變得這麼壞，要到這地方來鬧禍惹事！……要是上司准許你，你怎不回貴陽吃你的教！』王賓回說：『我是信教，是奉教，不是吃教呀。——甚麼叫信教奉教？——我們奉教是守好天主的十誡。』他於是遵從官命，說明十誡的條文，從第一誡至第十誡，講得明明白白；講罷，官問：『你們教中，各人自己念的經，中用不中用？——中用。——那麼爲甚你們每到第七天，總得男男女女會集在一起，念經唱經呢？我看你們明明是在圖謀不軌，作惡爲非吧。——大人，這天主教是善教，聖教一點不能教人做壞事。——這是善教嗎？怎麼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念經呢？你是從貴陽來的，可是那個不肯嫁人的女子，她是那裏來的呀？你們都到這地方來聚會，如果不是爲謀反，或者做出



此不要臉的壞事情，那是幹甚麼呀？總之，你究竟爲甚麼離開了貴陽府到這裏來呀？——我奉的這個教是我的父母傳給我的。我們的老祖宗傳給我們，教我們這樣念經。我念經有甚麼不對？我怎能背棄我的教呢？誰想去攪擾那些信佛的人，不讓他們照他們的老祖宗傳下來的法子做，或者勉強他們背棄他們從父母得來、願意守着的教呢？你命我背我的教，我却不能背，我奉了這個教決不反悔。」

問官於是再逼緊一句，說：「本府再問你一句：你到底悔不悔？」王眞福就說：「不悔。」官又問：「本府知道這村子的人都見不得你在這裏耽擱了這麼久。本府一定要你悔教：你現在還不悔嗎？——我不悔！我奉的教是恭敬天地萬物的眞主宰，這樣的教我怎能背棄呢？我不悔！」戴知府二次又碰了一個大釘子，便勃然大怒，大聲喊：「你不悔嗎？好吧，你的死罪判定了！你懂不懂？你還不懂嗎？」

林貞女的審判究竟在盧廷美以前，還是在同時，我們已無從知道確實的時間了。不過事實是確定的。那時有人對戴鹿芝說：「這裏還有一個進教的女人是來教學的；她住在盧廷珍家裏。」戴鹿芝便差人去緝拏到案。

當兵役們由幾個教外人領到了廷珍家裏的時候，只見學堂靜悄悄的一個學生也沒有

，只有林貞女獨自一個人，跪着誦經祈禱。看來她專等着公差來捉拏。但無論如何，她見人來拏她，一點也沒有驚慌。當下，她便把自己的衣服、經書、連兩三張桌子，交代給女主人盧魏氏，就跟着兵役們出去了。那時她穿着皮領衣，藍布皮襖，布短衫，紫布袴；頭上戴着白布兜，這是教中守貞女子的裝束。她一見官就上前去跪下。官就對她大聲呵斥：『幹什麼跪這麼近？到那邊跪遠些』。林貞女便退後幾步，跪在王賓一排。戴鹿芝、審罷王賓，便轉身問她：『你本姓叫甚麼？——我本姓林。——你是那裏人？——安南縣馬場人。——你姓的是娘家姓還是夫家姓？——我沒有出嫁，姓着爺娘的姓。——你爲甚不出嫁？——小女是守貞的——你守貞嗎？呀！男婚女嫁，誰都是這樣，不嫁是滅絕人倫呀！你怎會到毛口來呀！誰教你到這裏來呀！你來幹甚麼？——我來教女娃子——教些甚麼？你教書，那些老老小小的先生都不會教嗎？——這地方的女娃子，不懂中國話、中國的禮義，我教她們，好讓她們妥妥當當的嫁人，同公婆說話也會說一點。我還教她們服從官府，聽父母長上的命。——你是漢族出身，怎麼到這裏來教夷人呢？你和這些人有甚麼關係？你說你來是爲教夷人，你說的真是獸話。你看，王賓從貴陽省城裏到毛口來教書；你也跑了八九十里路到這毛口地方來教書嗎！你同他都是中國人，

你們却在夷人家裏受供養！你們在這裏究竟想幹些甚麼呀？只怕你們想幹壞事吧！只怕你們是在謀反吧。本府在廊袋城裏，就訪得你們在這地方蠱惑良民，引壞了許多人。我怕你們這樣執迷不悟，以後做出事來，實在是國家的大患。本府到這地方來查查你們的人品，你原是別地方出身的女人，懂得這地方的事，你非回到你家裏去不可。盧大先生和那姓王的說你們念的經是好的，你也說是好的；可是本府不能料定你們後來要犯下怎樣的罪孽！你說你來教夷人，姓王的也這樣說，本府却怕你們要惹起亂子。本府問你，你悔不悔奉了這個邪教？」林貞女便用堅決而溫和的口氣回說：「我不悔！盧大先生和王先生是男人，我可是個守貞的小女子，我怎能和他們攪亂公衆的治安呢？大人命我背教，我怎可以背教呢？這個教是我的老祖宗傳下來的呀！小女子恭敬的是至高無上的眞神，天地萬物的眞主宰，我不能背教！」官又說：「你看，你不嫁人，可知你們的教，教人敗壞風俗，滅絕人倫，還不是邪教嗎？」林貞女更駁他說：「如果女子守貞不嫁是壞事，那麼朝廷何以要立貞節牌坊來表揚守貞不嫁或是過門守節的女子呢？難道朝廷也會做錯嗎？」這句話就教戴鹿芝老羞成怒了。他聽了便勃然大怒，拍着案桌厲聲呵斥說：「你這糊塗該死的東西！本府的命令你都不聽！本府命你去了這邪教，回到你家裏

去，你却不肯聽。你連本府都瞧不起！好吧，本府馬上教你死，你曉得嗎？你說，你錯不錯？」林貞女不回答。官便問盧王兩人。他們一齊說：「不錯！」官便說：「你們都是該死的東西！」說着，便提出筆來，判定了二人的死刑。

廷美聽官宣判罷，便喊：「耶穌救我等！」

按照那時的法律，王賓是貴陽人，不受廊俗廳管轄，應該拿回本籍審理定案。但那時盜匪叢起，劫亂是常有的事情，要依法辦理，確有許多困難。因此，地方官得以便宜行事，對於謀叛作亂的人，可以就地正法。爲了這『權宜』兩字，不知屈殺了多少無辜良民。往往地方官濫用這非常時期中的特權，和當地土豪劣紳相勾結，一般平民，假如和他們結下嫌怨，便有人出頭誣告，賄通了地方官，憑空加上「謀叛」兩字的重大罪名，便可以害掉他人的性命。府縣官也往往不惜草菅人命，隨便審了一兩堂就判定就地正法，事後編上一大篇誑話，呈報上司衙門，含糊結案。當然這是亂世時代的特殊統治，給了這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作惡虐民的機會，所以像戴鹿芝這樣的小廳官，也敢肆無忌憚地擅作威福，以爲不妨納賄徇私，枉殺平民，決不會受到甚麼影響。當下他殺心一起，便喝叫左右把盧王林三位真福推出斬首！

戴鹿芝號令一出，幾個如虎似狼的兵役，就一擁上前，把這三個人細起來，立即拖出去上法場，刑役們把盧王兩人的手反綁了，又用串繩把他們的髮辮縛在自己拳頭上。廷美的辮子縛得緊極了，把他的頭往後拉得仰面朝天，看不出前面的路，所以他只得叫他們縛寬些好走路。林貞女沒有被細綁，可是她的裹頭帕被他們扯下了，連她的髮髻也扯散，亂披在肩上。她腳小跟不上，刑役們便拖了她的頭髮，拉她快走，她叫他們走慢些，但他們還是連拖帶扯的，拉着她飛奔，更百般侮辱她，說的話不堪入耳。她要求他們把裹頭帕還給她，說她覺得很冷。他們沒法，便停一步讓她帶上了再走。

三位眞福被牽到河邊的刑場上，便見那裏擠滿一羣秉性殘忍，喜歡看殺頭的人。這當兒，來看殺教友的教外人有一千多，都在火神廟周圍，沿河排列着；對面相隔幾步路，却有一座貞節坊矗立着，是朝廷旌表某姓婦守節不嫁的紀念碑。

刑場佔地很廣闊，離開毛口土人居住的大寨不遠，對河望過去，一間屋子都看不到，只見河裏滔滔滾滾的黃水，以及隔岸的崇山峻嶺，和沿河一帶的懸崖峭壁。

兵役們押着人犯走得太快了，把那親任監斬的廊岱廳官遠遠拋在後面，等了好一会儿才見他來到。當廷美等上刑場的時候，忽然陰雲四佈，天昏地黑，似乎爲他們表示哀

悼。廷美被牽到了河邊一棵大樹下，便說：『這裏夠了。』於是大家一齊止步，廷美先對劊子手蕭大漢說：『給我送一個快信。』說罷便跪下，王賓跪在他的右邊，林貞女跪在左邊。據說這蕭大漢名字叫蕭二，還是廷美的乾兒子呢。當下他到廷美跟前對他說：『這件事切勿錯怪我，我是受那官的逼迫才幹的。』廷美回說：『我不怪你，今天你送我去享福呀！』軍號響過了三次，蕭二手起刀落，一下，就斬落了廷美的頭。斬王賓的劊子手砍了三刀，頭才落地。斬林貞女的劊子手用左手行刑，第一刀砍着她的臉，第二刀又砍在她的肩上，他着了慌，便想剝去林貞女的衣服，教她袒胸露背，可是她無論如何不答應，忍着痛，厲聲說：『我情願砍一百刀，決不許人家剝我的衣服。』劊子手不敢違拗她，便又亂斬亂砍，砍到第七刀，林貞女的身子才倒下，臉碰着地，可是頭還沒有砍落，便再砍兩刀，砍到第九刀，才完全身首分離（一說砍到二十一刀）。這天是公元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，即清咸豐七年丁巳，十二月十四日，時候是上午九點鐘光景。

三位真福致命後，天氣又忽然晴朗了。

軍號又響起來了，接連三疊響過後，刑役們把三位真福斬訖，便按例跪到監斬官案

前，各自擎起自己鮮血淋漓的刀向戴鹿芝稟報，不料他們却大聲喊着：『三人命債交給大老爺！』戴廳官回說：『本府交給天！』便賞他們刑錢一千二百文。蕭二等三人叩首退下。接着戴鹿芝便歎了一口氣，對衆人說：『可惜，好一個盧廷美博學聰明，能言善辯，作事公平正直，不欺不詐。他只要肯悔教，本府決不殺他；無奈他太固執了，逼得教本府殺他。十二分可惜哪！』

廷美等三人被斬後，差役們便爭先上前剝他們的衣服，廷美的兩件衣服和鞋子被廳衙門的門役剝去，剝得只剩一身單短衫褲。王賓的衣服也被一個衙門的門差剝去，林貞女被那斬她的劊子手剝去了皮領衣和皮女襖，還想剝她的襖裏短衫。戴鹿芝一見露出了她的胸膛，就不准再剝，還手指着她的胸口說：『這女子果然是童身，我判她的時候弄錯了。』豈知官一走開，一個姓李的差役就動手搶去了她的耳環和其他的衣服，只剩得一副裹脚布。三位真福的屍身上還遺一條腰帶，一隻膽囊袋，二兩六錢銀子，廳衙門裏的三個門差，便當着戴鹿芝均分了，各得八錢幾分銀子。

戴鹿芝於是命將盧王林三人的頭裝入三個竹籠，分別懸在一根木杆上示衆；盧廷美的頭懸在毛口火神廟前，王賓的懸在毛口到廊岱城大路旁邊的一個土墩上，距離毛口

約有一百步；林貞女的懸在小土溝寨門口，大約掛了七八天。

其他先被擊來的六個教友，還沒有發落，這當兒，戴鹿芝大受良心的譴責，不敢再添命債了，便想出一個主意含糊了事。他知道他們不肯背教，却又不能就此開釋，便用雙關含混的語氣，問他們：『你們不肯背棄一總的邪教？』教友們也明白他這話的用意，便回說：『一總的邪教我們都要棄絕的。』這就是說：『我們只信奉天主真教，一切邪教都要棄絕。』官就不再追究下去，把他們開釋了驅逐出境，不准再在毛口居住；所有在教友家裏搜得的經本，聖像等這一類的東西，都吩咐燒掉了，又出示嚴禁教友誦經唱禱，一切事情辦完後，才升驕回衙。

這當兒，盧高盧綿便把他們父親的屍身抬到了家裏。廷美的老父文富一見便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『天主呀！你知道我的兒子並未犯法，也沒有做出甚麼惡事；他們爲甚要殺死我的兒子啊！』文富心裏慘痛極了，說罷這些話就暈倒了。高綿等便把廷美的屍體草草收殮了，葬在自己屋後面的土岡上。

葬罷了自己的父親，盧高便去邀請幾個教友去埋葬王林的屍體。他出了門，便在路上遇到了族叔廷陞和幾個教友，就對他們說：『這兩人的屍身，我們要是不去收埋，只



怕要被人拋到河裏餵魚鼈呢！」廷陞等便趕緊去找幾柄鋤鏟，連木板繩索扛棒等一齊帶來，前去抬埋。可巧保正會首等這時候來喚廷陞對他說：『你們來得正好，你們去收埋那兩個罷。他們原在你們那裏作客，你們去收屍，也見得你們地主的情義』，廷陞叔叔等就去把王林兩人的屍身分放在兩塊木板上，又把林貞女的屍體，用布帳包裹了，抬到火神廟後面義塚上，築一個墳埋葬了。

據一個證人的陳述，當三位眞福受刑的時候，曾見有兩道紅光，一道白光沖起。此外還有許多教外人在對河打鐵關上（這個關在山上，離毛口有三十五里，却是居高臨下，俯瞰全場，毛口的景物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）忽然看見毛口場門口有三個大光球冉冉升起，在空中停留了好一會，才隱入雲端不見了。他們見了很奇怪，其中有幾個好事的便相約渡河到毛口來問個究竟。但毛口人却沒有見三個光球。他們便把剛才目觀的異象，從頭到尾，仔細說了。毛口的教外人就知道他們見這異象的時候，正當早上盧王林三個教友被官枉殺。大家於是完全明白，那兩道紅光是盧王兩人的靈魂，一道白光是林貞女的靈魂；都說他們三人的靈魂果然升天了。一般教外人又說：『天主教人講起道理來，總說人在世恭敬天主，死後立即升天；這樣看來，這話果然是真的。』

那天有一個魔工，（夷語，苗族的巫師），是盧廷瑞的妻舅，正從附近人家作法回來，路過火神廟，抬頭看見廷美的首級，便用譏笑的口吻對他說：『盧大先生，你每每誇說天主教好，喜歡講道理，勸人奉教，現在你怎樣啦，再講給我聽聽吧！』他的話還沒有說罷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覺得有一口冷氣，從盧真福嘴裏噴出來，吹到他的臉上，就打了個寒噤，頓時嚇得毛髮直豎，暈倒地上；醒了以後，狼狽回家，就此得病上床，八天後便死了。

又有一個剃髮匠。見林貞女的頭髮修長豐美，便帶了剪刀，乘夜前往，完全偷剪了，想把它做成髮辮，賣得好價錢。不料後來凡是走過小士溝寨門口的人，都聽得有一個聲首喊着：『偷我頭髮的人，快拿來還我！』這剃髮匠自己也聽得了這種叫喊的聲音，一連三夜都如此，嚇得他胆戰心驚，整夜不能安睡，只得悄悄兒拿去還了，塞在那盛頭的竹籠裏，才能放心睡得着。

後來盧真福的首級，給他的兒子阿高設法取下，藏在隱秘的地方，王林兩真福的首級也由某教友設法取得，藏在離家不遠的兩處小洞裏。到了一八六〇年一月，孟若望神父到毛口訪問教友開四規，使命後來在青巖致命的張若瑟文瀾邀同幾個教友，把三位真

福的遺體從墓中起出，同時又把首級一齊取到，洗刷清潔後，放在木匣裏，帶到省城改葬；到了貴陽由副主教董保祿驗看蓋印，附葬在六冲關修院自主教墓內，至今還在那裏。那時從毛口到省城沿路滿是盜匪，行旅經過關卡津隘，盤詰十分嚴密；可是文瀾帶了三位眞福的聖屍，賴他們的默佑，出入匪窟，越過關津，却能一路平安，毫無阻礙，怎能教人嘖嘖稱奇呢？

一九〇九年教宗庇護十世，頒佈詔諭，把盧王林三位捨身證道的信德干城，列入了眞福品，永垂後世。

# 紅色的百合花

第一卷

每冊實價港幣壹角  
外埠酌加郵費

編著者 王 昌 社

出版者 真 理 學 會

香港堅道十六號

香港英皇道馬寶道

印刷者 國際商業印刷公司

電話二〇〇八九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